



無錫金匱縣志

卷之四之三十一

藝文  
詩文

ル 5  
3047  
14



門 6  
號 3000  
卷 14

門 6  
號 2300  
卷 14

門 5  
號 3047  
卷 14

無錫金匱縣志卷三十四

詩

國朝

謁高忠憲公止水祠

施閏章

西臺就義水中央皎皎寒潭荇藻香  
正氣從容還白日清流生死愛滄浪  
旌旗何處應箕尾俎豆依然舊草堂  
誰道渟泖隔河海濂溪洛汜總相望  
祠接孤山道不孤東林遺緒起吾徒  
致身偶類江丞相含憤甯同屈大夫  
自昔黨人移漢祚到今尸祝盛文儒  
流風未墜箕裘好精爽還應戀舊廬

昭和九年六月十八日

購求

雲起樓

汪琬

峩峩溪上山鬱鬱山礪松涓涓松下溜分流礪西東使君  
睠邱壑締構一何工曲欄接游禽危棟凌層空平臨九龍  
勝遙睇夫椒峯每從簿領暇蕭散尋幽踪繁花覆空谷馴  
雉雝芳叢俯池布華榻莞爾罷絲桐爲汲陸羽泉一勺清  
塵胸茲泉日潺湲千載鳴松風使君今亦然流譽無終窮

惠山下鄒流綺過訪

王士禎

雨後明月來照見下山路人語隔谿烟借問停舟處

第二泉和涪翁韻

王士禎

春山細雨三人俱藤笈親攜雙貯書縛亭登石幾年事至

今浣沼噴明珠山人形癯味道腴九隴不老將焉如軍持  
銅鉢此生畢買田卽傍芙蓉湖

高橋曉望惠山寄修遠留仙心甫流綺

王士禎

清盃披衣起開簾見九峯烟深微辨樹潮落緩聞鐘秦隴  
望中近高流何處逢那能品泉水與爾趺長松

嚴人宏寫碧山吟社圖題詩留別用韻送之

王士禎

碧山吟社好幾日返雲林晏起翠微曉開門黃葉深君歸  
自邱壑予興在登臨賴畫滄洲趣依依慰陸沈

春申澗上

王士禎

碧澗亭邊野望新，明流秀嶂碧粼粼。  
青山終古連秦隴，珠履何年問楚人。  
冰雪倒懸三峽水，風烟遙接五湖濱。  
李園已事成荒草，太息空祠一愴神。

題春申澗

王士禎

桃夏遺宮廢，章華蔓草深。  
但餘流水意，如聽女環琴。

惠山紀遊寄毘陵邵子湘

宋 犖

毘陵挂帆得快風，惠山迎人媚如許。  
老夫遊興忽勃發，筇竹樓鞋勇可賈。  
初入曲港破澄碧，俄近招提聞粥鼓。  
入門鴨腳葉亂飛，颺颺晴空來急雨。  
蕭閒法界帶巖壑，抖擻冲襟絕塵土。  
肅瞻祠宇憩山逕，華孝子祠旋探泉源歷礪戶。  
一泓古鬢酌清冷，香美應知勝牛乳。  
竹鑪遺製爭摩挲，鑪為明初僧性海製，王孟端諸公圖詠。鹿柴鄰園任容與。  
鄒荒寒僻徑難久，留展眺東山。  
趁亭午丹房禪室半，棘榛獨有浮圖峙。  
今古九龍峯迴阻，霄漢五里湖明辨。  
洲渚微茫雲外是，具區聖姑毛公堪。  
爾汝下山餘興不可遏，別苑重過瘳筇挂。  
秦園良讌屢到嘉樹堂，新構偏愛梅花塢。  
即次思欲委符節，局促人間亦何苦。  
還舟命酒寫所見，迴首林巒幾延伫。  
屬和好待青門翁，定笑頽唐劔南語。

第二泉同計甫草賦

藝文

宋 犖

第二泉同計甫草賦

第二泉同計甫草賦

宋 犖

寂歷空山下涓涓第二泉來遊新雨後正值采茶天古磬  
莓苔積虛亭礧壑偏風鑪松樹下石鼎句誰傳

與從姪留仙赤仙小憩寄暢園

秦泉芳

羣從期何所終朝緬翠微雨跳松鼠過花落水禽飛讀易  
啜清茗赤仙方題詩吟落暉溪山幽興在吾已憺忘歸

三和唐人惠山詩

秦保寅

金商變氣候層巒自蒼蒼孤烟出林表藤蘿罨虛堂入門  
鐘磬發鳥並浮雲翔落日照秋潭水淨生微光徒倚不知  
晚山花遞幽香肅穆古祠深仰止詎能忘

秋雲渺無盡秋山澹娛人樓臺紛綺構忽焉成故新清泉  
與白石曾無歎緇磷所以棲遯士懷貞避囂塵空明入遠

眺湖水連青旻願言撰良辰荒塗更誰鄰

晚色向人靜雲房蔭清樾豈無人境喧慮澹塵事絕長廊  
僧語響落葉苔徑滅寒泉生夜風高天迴秋月居人意彌  
愜游子志明發緬想區中緣千古同一轍

報恩道院

秦保寅

市氛吹不到庭樹接春城流水門前綠遠峯樓外晴有時  
鐘磬響終日步虛聲何必緱山上遙聽子晉笙

春申澗

秦保寅

春申遺廟碧山隈勝蹟猶傳絕壑開不就縱橫虛相業尙

餘疏鑿見雄才寒泉影入崖邊斷急雨聲從樹杪來三戶  
無人陵谷變楚王宮殿亦蒿萊

復竹茶鑪和顧梁汾

秦保寅

高閑清製尚依然試茗蕭齋一榻邊秋水澗深朝聽雨落  
花風過午生烟縹囊珍重三千首僧院銷沈二百年不是  
彥先能好事幾回遺韻委流泉

哭華鸞湖侍讀

徐元文

先生瑚璉器一慟竟泉原 聖主需前席同官哭寢門文  
章留館閣事業付兒孫尚有平生誼鄉人盡感恩

惠山李忠定新祠

黃鼎

杜鵑落日叫天津支拄朝廷幸有人豈謂一身頻去國遂  
教二帝卒蒙塵金甌復說中興日鐵騎曾無北伐辰千載  
知公遺恨在青山有淚灑松筠

里兩翁

秦松齡

為黃先輩漢臣馬博士大林作也兩翁之死宿草猶悲  
旅役泰安車中無事尋念師友愴然興懷爰賦長句寄  
示同里諸子

白楊蕭蕭起夕風高墳古碣千山空人生貴賤等一死文  
采吾悲里兩翁兩翁生長梁溪城死同涕淚生齊名九原  
不作黃江夏四壁今無馬長卿長卿早入金閨籍家世才

華照東壁白馬青絲白面郎二十登朝人嘖嘖一自黃巾  
破故都君家文肅獨捐軀痛哭君親慘天地芒屨投隱在  
江湖湖邊花柳芳菲節花色殷紅杜鵑血只道先生愛看  
花月落空山心寸折文賦江南庾子山流傳筆墨在人間  
酒酣向我一揮灑風雨秋燈半掩關自說前身老衲子心  
空妙解無生理每將止觀教黃翁他時共出青蓮裏黃翁  
多病苦著書柴門高柳城東居三更爇火因煨芋五月披  
裘非釣魚早謝青衫甘韋布圖書考索無譌誤高文金石  
滿名山細字巾箱不知數精研梵夾幾春秋學餌丹砂悔  
白頭摩詰中年修淨業樂天老去覓丹邱空有文章誇屈  
宋草堂萬卷無人誦執紼貧交范式看傳經弟子侯芭重  
兩翁吾里真典型一時彫謝愁晨星遞相祖述杜陵意後  
生誰此窺門庭我今哭兩翁襍被入東魯欲將西風淚灑  
作泰山雨一洗秦皇無字碑不隨文士歸黃土

金陵司馬行

秦松齡

宿遷旅次何子曰鴻述其先世遺事請作是詩兼送之  
別

汝祖金陵小司馬移家始傍梁溪居不事毛錐好兩劔男  
兒塞上當捐軀襄陽法曹年少日貂璫盡屈諸司膝惟公  
倔強殺其奴脫走京師歸請室請室朝朝復暮暮手把陰

符自箋注百年興廢總瞭如九邊扼塞能指數溫旨重寬  
直節臣芙蓉湖上幾垂綸援邊忽奉勤王檄應詔還留報  
主身萬金散盡酬死士死士曾無一人死偏師纔出復令  
旋西風淚落桑乾水破耗軍需罪不宥權奸在路天無晝  
鍛鍊誰當楊魏先覆車幾作熊王後信邸龍飛再赦還撫  
髀常憶玉門關壯心未展英雄死孫子飄零衣食艱送君  
東行在歧路努力功名莫返顧濁酒今朝盡一觴宿遷城  
外瀟瀟雨

秋水閣

秦松齡

小閣坐知久愛看秋水清萍開孤鶴遠蓮墜小魚爭迴向  
深林碧微添落照明未窮莊叟理圓對愧吾生

支泉

秦松齡

不自藏深谷因人度鬱盤映空仍皎潔潤物恐艱難林影  
依山折溪聲挾雨寒那知流近遠還作二泉看

雨後泛舟梁溪同金陵俞廣霞楚黃杜茶邨從叔樂  
天先生分韻

秦松齡

湖山仍宿昔文采亦同時出郭對尊酒沿溪垂釣絲葭楊  
圍古縣烟雨散荒祠不盡扁舟興蒼茫任所之

能史閣觀沈石田碧山吟社圖

秦松齡

耆英舊事百年思尊酒披圖日正遲戎馬幸存前輩蹟風



流真憶太平時彈琴高館帶泉響點筆青山各鬢絲今日  
草堂松石廢夕陽空自對殘碑

爲黃漢臣題所藏顧子方書蹟卷

嚴繩孫

顧子耿介士夙昔見嶺岼豈惟異風骨不肯同衣冠抵掌  
論當世奮袂起長歎分別涇渭流心事如驚湍皇路一蕩  
覆所爲良獨難天風吹輓歌碧血川原丹摧謝理一致達  
人辨蕭蘭壯心未試時日夕弄柔翰金石委坐隅逸思發  
流紉振穎旣游龍斂筆亦停鸞官奴草書後法不逮貞觀  
旭素與過庭各自開波瀾顧子學書譜妍步非邯鄲今觀  
倔强意孫實慚冰寒故人黃夫子投分同鷄壇至今藏舊  
蹟寶若金琅玕示我一卷書無乃墨未乾其前列詩歌慷慨  
慨念無端歌時筑聲苦歌竟壺口殘其後綴短牘豁達披  
肺肝懷袖二紀餘如聞勸加餐世路多諱忌今人好譏彈  
獨有吾友心相守如任安勿言數行墨彷彿平生懽緹封  
護風雨一一蛟螭蟠余愁腕力弱空得幾回看

闔閭城

嚴繩孫

君王東徙築雄都尙有離城水一隅山擁蛇門迴震澤浪  
翻犀甲走姑蘇碧桃塢在荒烟上青笠漁歸落日孤自古  
興亡俱寂寞西風啼殺夜栖烏

西施莊

嚴繩孫

苧蘿無復浣春紗，腸斷湖帆十幅斜。  
蔓草尚霑亡國淚，遠山長對美人家。  
白猿劍去空消息，烏鵲歌殘幾歲華。  
不見沼吳人別後，年年開落野棠花。

專諸塢

嚴繩孫

何年壯士此棲遲，片石居然照等夷。  
尺劍已還公子國，一龕翻並讓王祠。  
不妨屠狗長鄰近，豈有巫陽走歲時。  
掘室功高猶慘淡，更將何地葬要離。

竹鑪聯句

并序

朱彝尊

錫山聽松菴僧人性海製竹火鑪，王舍人過而愛之，爲作山水橫幅，并題以詩。歲久鑪壞，盛太常因而更製，流

傳都下，羣公多爲吟詠。圖旣失，詩猶散見於西涯篁墩諸老集中。梁汾典籍仿其遺式製鑪，恒歎息舊圖不可復得。及來京師，忽見之，容若侍衛所容，若遂以贈焉。未幾容若逝矣。丙寅之秋，梁汾攜鑪及卷過余海波寺，寓適西溟青士，愷似三子亦至，坐青藤下，燒鑪試武卮茶，相與聯句成四十韻。明年梁汾將歸，用書於冊以示好事之君子。

西神峯連延龍角，汎泉歆愷似桑苾次水經，第較中冷遜

西溟山僧寡營役，谷飲遂夙願竹垞跣趺長松根，風來耳

垂鬢青士都籃選茶具，一一細莎頓梁汾舍彼陶冶工，截

竹等辨拳愷附以紅泥團其修僅扶寸西坎上離於中下

乃利用吳竹微颺颺入活火焰焰煖青初聆檜雨喧漸

見魚眼睞梁紫筍舒萌尖乍點湯色嫩愷王郎穿竹過愛

接支許論西解帶盤石閒素資迭相勸竹欣然愜所遇伸

紙隨染渲青濛濛巖亭瀑歷歷水田畝梁短短茅覆屋茸

茸荻抽蘆愷橋鼓乃有路門闢或無榭西林壑雖未深埃

壚頗已遠竹流傳盛新詠羣雅足尋憲青或為篆籀隸若

盃鬲敦虜梁或為真行草若繇靖義獻愷穆如清風作舉

一可當萬西嗚呼百年來精廬窟羆獮竹曩時所珍物零

落委荆蔓青吾家纊塘側想茲恒繾綣梁形模授巧匠高

下仿遺榘愷所惜七尺圖慮為塵土全西開篋逢故人輟

贈得右券竹羊脂鏤躡玉獸錦束腰綵青譬諸延平津劔

合始無恨梁俄警鄰笛悲永歎壑舟遁愷蕭條黃公壚歌

哭與俗溷西是物覩者希五都絕市販竹今年吳船來載

自潞沙堰青徙置青藤陰旅話破幽悶梁質比蓮勺輕形

啗石鼎鈍愷小勺分宮時頭綱試甌建西忽憶秋水生乘

此風力健竹逝將挂席歸耦耕師下溟青毋令石牀空兼

使夜鶴怨梁

十峯草堂歌為錢礎日作

嚴我斯

九龍之山環九峯一峯一態如一龍興雲出雨氣磅礴鱗

甲欲動凌蒼空別有一峯伏而起神奇天矯為龍尾世人  
 咫尺不知名古來畸士都如此中有草堂繞烟蘿峯峯迴  
 薄青嵯峨左圖右史安樂窩猿啼鶴唳山之阿草堂主人  
 抱龍德或潛或見人不識時時掉臂弄雲霞往往歌聲出  
 金石曠懷雅好遊名山往來齊魯多躋攀有時夜半登日  
 觀雙騎白鹿青雲間去年把臂歷山麓清詩萬首酒百斛  
 今年款段走長安不使緇塵浣素服手持尺幅字琳瑯索  
 我題詩寄草堂予本風塵落拓者青鞋布襪思徜徉安得  
 投簪便泛宅五湖之曲烟光白與君挂杖聽鳴泉夜向松  
 窗讀周易

送嵇漪園之黔蜀

王畿

江頭楊柳草芊芊何事臨歧更惘然匹馬短衣愁去路高  
 堂老母望歸年荒鷄頻破滄江夢鼙鼓猶驚紫塞天漫把  
 文章諭巴蜀烏蠻落照夜郎烟

寄顧景范用山來韻

王畿

多才未許即常閒歲月消除筆墨間題盡興亡悲楚漢閱  
 殘風物對江山蕭齋夜雨成灰劫絕塞春蕪老閉關先生著有  
方輿紀要時少英雄成監子披圖欲使淚痕斑

同梁汾謁涇陽先生祠坐二泉亭竟日

王畿

一艇溪迴帶雨輕斷崖千仞入雲平丹楓石壁先祠古黃

葉山椒野史成

祠中為梁汾之積書巖

攜茗漫嘗新汲水摩碑為檢

舊題名偶談遺事還增感坐對寒巖別有情

遊寄暢園四首

邵長蘅

聞道秦園勝偶然成獨遊入門幽篠合穿磴落花留斷塢

山池浸晴巒樹杪浮泉聲清絕處瀼瀼石根流

嘉樹層軒外風潭百尺渟倒浮連檻碧遠漾一峯青吹浪

魚兒出鉤簾鳥語聽濠梁幽興極理釣近前汀

山斲九龍骨池分陸羽泉撲簾蒼翠逼罅石湫流涓邱壑

原胸次高深得自然頗疑文叔記不及此山川

亦知難久住惜別為林泉便欲買山隱那知此地偏鶴鳴

花嶼月人語石林烟幾兩平生屐臨風一惘然

秋水閣

姜宸英

亭曲未全遮紅闌學水斜漢臯思解珮秦洞欲迷花半入

垂楊雨全低翠嶺霞湘簾長不卷穩坐閱南華

支泉

姜宸英

澗水石中行來從何處生涓涓流不盡汨汨細成聲帶月

穿巖出移花落沼平無因能潤物餘鑒再分明

謁高忠憲止水新祠

蔣遵路

高公止水傍城隅是處成仁返太虛江相當年無列勝賈

生異代孰投書冥冥杜宇移殘晝黯黯荒烟接故居肅拜  
新祠靈爽切九歌終古薦椒醑

忠魂如在此全歸老屋依然舊講幃三紀璧田頻假易干  
秋俎豆共瞻依元堂改造松楸古譽命終頒日月輝百變  
滄桑尊道統龜山祠宇共巍巍

過碧山吟社有感

陳大成

春申澗上古棠梨十老風流尚在茲盛世亭臺傳勝地暮  
年詩酒動當時碧山人去無遺構白社苔荒有斷碑今日  
漂零孫子在寒泉照我鬢如絲

自注于七世祖玉溪公主盟吟社

同學諸子邀汝陰劉公敵嘉禾朱子葆句章姜西溟

鹿城徐藝初過黛影園看菊即席分得灣字

陳瑞聲

地僻塵囂遠庭荒草木閒鳴騶過竹里放鶴起柴關  
菽菽分深淺看花成往還不愁紅燭跋霜月照池灣

灌園

顧貞觀

不自量筋力求為人灌園意惟營一飽跡若避羣喧誰遺  
五色芝服之託騰鴛奈非塵埃種移蒔安得蕃還將理菜  
畦膏澤資泉源黽勉試操作編籬復插援早韭和露茁晚  
菘凌霜翻但從採掇便未覺烹飪煩心形誠若疲既飽亦  
軒軒向讀神農書近聞老圃言

澗溪行

顧貞觀

溪口白雲晴不歸溪邊紅雨沾人衣老漁收罾坐釣磯人  
家賣酒開雙扉艇頭編老鰕魚肥短蓑藉草爭相依欲醉  
不醉烟霏微去與亂鴉投落暉

重製竹鑪告成志喜

顧貞觀

竹鑪清韻忽依然位置仍宜水石邊書訊有僧來穀雨鬢  
絲如鶴伴茶烟家山夢去忘爲客故國詩成感紀年冷煖  
此君須自覺無勞更試醒心泉

和顧梁汾竹鑪新詠原韻

納蘭成德

鑪成卷得事天然乞與幽居置坐邊恰映芙蓉亭下月重  
披斑竹嶺頭烟畫如董巨真高士詩在成宏極盛年相約  
過君同展看淡交終始似山泉

前題

梁佩蘭

見說山居思渺然簾櫳清影竹鑪邊一春茶事添香雪滿  
地松風上綠烟長似茂陵忘客病絕無寒食禁新年菴中  
更有高僧約放鶴歸來聽夜泉

壬寅仲春移居瀆川田舍

華章慶

移居南山下烟水抱吾廬偶謝車馬緣忽與親故疏良辰  
展遐眺獨行還徐徐綠陰暗遙甸和風襲衣裾旅燕葺新  
巢綢繆復拮据萬物爭向榮我心用以舒閒吟彭澤辭契

懷古人初微尙苟可託眷言終荷耜

案華章慶字叔延諸生以教習授訓導詩格清迥為曹侍郎溶吳祭酒偉業所稱

對酒歌贈華霞峯昆季

陸楣

恨我生不見古人鷺湖三君庶其倫北風微涼雨霰集湖  
干斗室生陽春開筵別覺風景好仲口不飲中含醅鬚眉  
歷落襟袖濶腹內經籍何紛綸巨觥對客不辭讓伯也坦  
率渾天真詼諧四座正頤解隱几俄作華胥民溫其如玉  
者叔子舉盃歛額微霑唇初嘗和煦後纈栗出火三日知  
堅珉醉醒語默各有態神氣合併如一身我從定交仲子  
始高談忤俗君不嗔傳呼三子共傾倒十年肝膈均天親

平生所過跡便掃此會輒欲忘宵晨邇來契濶間湖海夢  
隨落月蘆花津世途巖險靡不有屠煎骨肉肥狂信縱橫  
國瘼恬入室人間何處逢祥麟君家盛事復誰記至行要  
自動鬼神翩翩少年弄柔翰已見滾滾詞源新願編此詩  
入家乘長使元氣留清淳

集華翁商原齋

陸楣

昔與宛溪子悲歌野史亭勝遊成濶絕良會喜重經髮短  
今垂白編成未殺青滄江遺老在寂寞少微星自注往與宛溪商畧

追和祖母舅華鳳超先生臨難詩韻

自注丁卯三月恭謁新祠作



陸楣

早年清望肅朝端直作朝陽一鳳看  
欲障狂瀾波已逝為留完節歲偏寒  
摟鱗自分輕投組滅頂何期後掛冠  
金虎銷沈銅狄改忠魂無路問長安

自注官職方時疏劾閣部

追和宛溪題方輿書

陸楣

誰憶當年舊酒徒蕭蕭風雪叩菰蘆  
空江月冷驅烏鵲半嶺烟昏語鷓鴣  
萬里鯨波征夢杳十年螢火夜窗孤  
牀頭數卷寒芒在還識荒城劔氣無

李相讀書堂

顧仁垣

歷山草堂最深處長史題詩久仙去  
南峯衲子營精廬杖履經過重游寓  
公垂遺蹟留山隈數卷長依佛火開  
樓遲頗自愛巖壑憔悴豈即期公台  
浮沈幕下名逾重政府傾危相邁弄  
頻遭遷徙忘恩讐嶺海江州均一夢  
沙堤築就近懸車追憶前遊願遂初  
何日重尋石泉寺妙香燈影讀殘書

殘書

江夏女行

自注此黃夏孫之女歸於巖湖曾

馬翀

斗山古何鄉節烈鍾婦女娟娟江夏子  
舉案來臯廡良人負痼疾襁褓業相許  
六親哀其行掩泣摧肺腑慷慨不自惜  
女拜啟父母人生有定命加餐願無苦  
不見鴻與光今為塵與土改婚議將成  
吞金方得阻投袂辭鴛機驅車引

列炬洞房夫如何已矣勿復語來歸八九年良人自滄古  
飲羹食肉外不辨麥與黍羅幃並帶垂繡出雙鴛舞低頭  
默自愧獨倚影爲侶他人應且憎怨罵日縷縷視女惟淡  
然奉夫潔劔俎未寒益絮帛未暮靜寢處良人忽猿躍據  
地忽爲虎百戲無不爲怪駭走童豎徘徊但微笑終身罔  
或悔旁觀盡太息斯人世無伍哭泣送夫喪合邑垂淚睹  
方秋念霜露塵筵虛木主無後豈妾愆入廟終酸楚議禮  
嗣余甥受書年方五騎羊繞母膝他日分珪組黻佩榮其  
親五鼎不足數翩然謝蓬草母也今何處遺衣委故篋敗  
几留環堵小婢一兩人伏哭朝至午已嫁稱女貞遐哉友  
陶魯豈無朱樓人爭傳京兆嫵豈無香車客結柳常容與  
此心非灰燼誰能守空宇空宇甘如飴淒淒更風雨壁立  
千尋上甯復識險阻我聞欽高風題詩愧北渚

答秦雒生

嚴泖曾

賤子安廢置抱病亦已久習性終不移潦倒托杯酒平生  
相識者取笑十八九誰能了不嗔自顧終何有出門無一  
事逶迤眾人後心非不能言習見冥可否世路苦無常憎  
愛昧所守於時旣無競稍覺人情厚秦子數相過意氣乃  
無偶利器甫出匣快挾風雨走豁然情性舒未覺疏狂醜  
若翁我父執金石交友願免平生期臨風更搔首

書秦石農集後

嚴泃曾

予昔童稚時識公裙屐場矯矯諸君子文彩森相望但知  
親情貴日夕同杯觴焉知三十載眇若晨星光石盡識良  
璞草萎見孤芳不才辱提攜復登君子堂欵曲接言笑外  
物都相忘薰然懷抱盡令我用意長先生笑謂我此道日  
已亡羣情如風雨達者守其常再拜誦公詩澹爾契微茫  
世事良已矣吾其師老莊

王阮亭先生屬寫碧山吟社圖

嚴泃曾

古人不可見望望碧山岑宛是當時地猶傳正始音牛羊  
下斜日鐘梵隔空林珍重王夫子因余問陸沈

山齋和高子詩

秦道然

山齋寂寂元鳥初來香風融融林花乍開共二三子撫景  
銜杯從容詠歌吾師點哉

春日月坡初成和高子詩

秦道然

湖干月無際月坡先得之山人倚杖閒坡上月到時逝者  
不可留明月常如茲田夫荷鋤歸漁舟亦來斯笑言隄柳  
畔誰云不相知仰觀天宇空不礙浮雲馳千川一月印耽  
寂亦成私撫景時有得古人吾所思

夏日閒居和高子詩

秦道然

何以娛永日對景常忘言棲遲詎非計造物與我閒碧草

長亭除珍禽息樹間微風生秋意雨氣在遠山良友欣然  
來小酌俱陶然柴門月色裏相送溪橋還

挽旌節高母二十四韻

節母李氏適諸生高聖培先  
生子四長綿士次伯常季常

幼常乙酉夏先生偕綿士死節江陰  
母守節三十六年教三子皆成名士

呂莊頤

列女添新傳騷壇續舊辭地因梁案著名共柳丸垂聞昔  
縞初結相依日正遲鹽齏儒素味櫛縫大家儀世忽桑田  
改人驚埃火馳棄繻知己矣擊楫悵何之濟否從吾力行  
乎仗子隨斷魂啼杜宇歸夢絕隄糜髮署憑誰解城崩未  
可期牛衣零獨淚馬革失雙屍鏡破鸞悲影巢空燕認絲  
餘生惟十指惜死為諸兒芝砌看三秀萱堂借一枝移忠

仍作孝以母卻兼師荻畫鉤如鐵羊埋舌在瓷輓車桓氏  
婦扃戶狄家姨菽水貧堪辦蘭膏讀自支譽推元季並節  
表郝鍾宜此父還生此斯人不媿斯夜臺雲寂寂華表鶴  
翹翹薤露歌難挽冰霜報有時清風江上嶺明月井邊祠  
豈羨鴛鴦冢偏須常棣碑賦詩遙再拜酬酒問湫湄

案呂莊頤僉事陽子陽明季進士入本朝嘗官溫處  
僉事有詩云甌括忝分巡荒殘亂後春海鷗常近岸江  
燕尚依人島嶼仍多盜閭閻念此民瘡痍還  
未復何以撫艱辛其去位也民立祠祀之

問竹隱乞藤杖

李崧

老去山翁慣學顛愛拖藤杖踏蒼烟扶持白社稱詩長帶  
挈青山買酒錢高節琢磨加意瘦鈍根砥礪自然圓知君

不負余清興早結芒鞋筓笠緣

與邵二來九論詩

李崧

老研律法不容絲難覓知音似子期愛友無如焚舊草賞  
心莫過改新詩春風綠蟻催君興寒雨青燈伴我癡甘苦  
味深誰解得箇中惟我兩人知

恭壽先生於黃山深谷得杖一枝雙莖盤屈節目輪  
困而首尾仍合并為一極離奇瑰異之觀為作短歌

華龍翔

恭壽之杖一而兩夏后雙龍落吾掌恭壽之杖兩而一延  
津劍合誰能掣驪珠百六節可數追琢丁丁缺鬼斧或言

軒轅丹竈多遺薪

自注黃山有黃帝  
同浮邱公鍊丹處

燼餘裂石蟠靈根雙

榦競茁不相讓欲擘未擘成輪困或言扶桑相倚老東溟  
孫枝迸出仍駢穎九鳥長喙日夜啄疤節蚘虬墮殘梗我  
行欲把不敢觸恐是生蛟遭束縛先生興至時一捉畧似  
雲駢駕雙鵠世途夔峽從崎嶇扶攜直過三山曲

竹石歌贈朱若愚

徐德宗

月中搖燾影零亂風前戛玉聲鏗鏘朱君市隱性古癖意  
蓄文氏之篔簹君不見梁鴻賃舂在廡下高賢遯跡同賤  
者又不見君平賣卜在簾前乾坤伸縮壺中仙小庭數竿  
垂鳳尾終日陰翳斗室裏不醉亦富富此君自注若愚  
不善飲旁

立怪石奇容皴讀書家貧肉食少雅稱坡公語最好綠筠  
避暑不避寒君今高節追袁安吁嗟乎我與朱君鬱塞磊  
落甚相似千金帚敝技窮矣誠知我是高陽徒一尊往往  
與我俱狂來醉臥竹陰下笑呼石丈來相扶

四狂歌

自注惠雲字聞孫號逸狂朱克敏字若愚號  
欄香邵之鴻字來九號自怡余附其末為四

狂

徐德宗

惠翁夙世非常人作孽天譴磨凡塵三日一殮不知餓陣  
圖撐腹充精神自注雲好弈以善弈名朱子市隱南郭外黔婁閉戶  
甘沈淪作詩寒苦類郊島天骨峭立峯嶙峋邵君之筆走  
華嶽直逼李杜凌徐陳四時鍵關但安臥高春不食心無  
貧徐生家世重東海弓裘墮去徒悲辛不如日持一觴酒  
勿負陶潛頭上巾

沈石田碧山吟社圖卷為味經少司寇題用吳匏菴

先生韻

錢陳羣

十人同結耆英會六百八十又三年得壽有方惟大藥酌  
泉無事便真仙人當修竹蒼松外興寄梁溪惠麓邊許借  
碧山容我老何須陽羨更求田

東膠山晤黃守中先生曾孫某出其先人手製硯并

顧景范安孟公兩先生畫卷

楊泰

梁鴻山與嵩膠連鷺湖宛溪中洞旋水深土厚俗淳樸鹿

門往往棲高賢守中先生最狷潔授經門外多車轍摩挲  
 一石常數年手斲溪雲製獨絕我來山下尋公孫百年家  
 世仍清門開緘什襲示手澤穆然太古風猶存家徒四壁  
 復何有草堂為湖先生壽孟公手繪獨弈圖顧子作辭文  
 不朽秋風釣渚蘆花月執手蒼涼對華髮自注俱序中語  
 所居袖手殘棋局外閒蓬萊清淺傷飄忽憶昔分宜柄國時  
 累朝元氣中凌夷光熹以後盛闔監清流白馬同傷悲喬  
 木依然故家在洞口花深悶時代斯文載讀重嗟吁卷圖  
 撫硯還脚躡溪山無恙如畫圖寒峯落日村烟孤

顧珍山邀遊慧川園和彭芝亭尚書韻自注時珍山令子光旭督

運潞河適有書至

鄒一桂

聽竹禽鳴晝登樓月掛簷身安隨坐臥興適共飛潛水態  
 經風渙山容過雨添迢遙通潞水芳訊達郵籤

惠山聽松菴當明洪武間高僧性海手製竹茶鑪王  
 舍人孟端繪圖且為賦詩名流相繼屬和幾遍海內  
 而鑪之存沒不常頃靈源上人於斗門張氏訪得之  
 織竹爛熳土色如漆丐雲川先生廣為徵詩余雖未  
 識靈源然知其工詩善畫竊喜性公宗風未墜也因  
 貽以長句

王會汾

曉光溟濛小雨慳落花委砌紅斑斑虛堂坐見時節駛矯

首一望空雲山山中清淨古佛子六時趺坐忘嗔喜身是  
眞公幾葉孫鶴翎脫菴無泥滓憶昔眞公杖錫來赤霄鸞  
鳳紛裴回一莖弱草插崖厂千龕古佛離莓苔非惟道器  
瑩天表兼復鍾鑪覩天巧活火鑪中雪浪翻空山葉落禪  
宮曉詞翰當年誰擅場舍人畫好詩亦好爾時遊戲聊復  
爾頗怪諸君鎮相勦篋管摧折剡藤悲混沌畫眉殊草草  
靈師卓絕道門秀法海澄瀾白繚繞山堂舊物今始歸色  
野神腴未枯槁半樓居士文章伯還許靈源參講席欣然  
爲賦竹鑪詩老勢欲飛巖竇坼見說精藍雨花處嶺猿溪  
鳥同香積紗幮夜誦撥鑪紅斑管朝哦翦春碧我生胡爲  
倦煩促塵空無由吐肝膈爲憶靈師文字禪夢裏晴嵐青  
欲滴何當攜屐果幽期瀼瀼山泉入翠微枕簟瓜茶相對  
好更從杜老賦新詩

大年尊爨兄弟見訪溪莊

徐流方

白鷗渺何處一笑接諸昆不盡秋來意相將倒一樽花香  
傍舍樹月上隔湖村釣得鱸魚美清愁細細論

張俊墓

陳倫

六丁不下驅天驕宮車碾雪夜渡遼白頭烏啄大家屋衣  
錦王孫路傍哭一馬化龍浮渡江臨安王氣於斯卜烽火  
江淮草木殘中原血戰腥風寒揮戈誰洗靖康恥屈指英



雄岳與韓區區子英奚為者片紙贗書背人寫風波萬里  
壞長城三字真稱廷尉平北人歌舞南人泣賀蘭鐵騎仍  
縱橫兩宮魄冷冰天月翊戴反旌讒諂骨麒麟墓道枕蒼  
烟御墨淋漓灑碑碣寺門縹緲對晴湖萬頃不洗青山汗  
錢塘風月更蕭瑟逆檣堂封還屹屹

題聽松山人梅花書屋圖為丕光作 吳培源

峭壁摩空如斧鑿一道飛泉九天落夜烟如霧隔人間縹  
緲寒峯隱孤閣鐵榦離奇千百樹雪後霜前吐瓊萼何人  
結屋此中居應是逋仙耽寂寞煮茶聲裏夢初回凍合堦  
除聞喚鶴山人下筆無點塵墨痕盡化為烟雲花魂月影  
繪不得意超象外傳其神空山夜半清景絕仙風吹人冷  
詩骨掛君西園之素壁夜夜吟情托寒月

暮春訪雲川先生觀清明社集南垞諸作亦和一律

吳培源

春光已過半風雨滯孤村無酒作寒食落花空掩門舊遊  
懷杜曲嘉會集南園卻喜今詩伯薪傳又有孫自注先生幼孫齊郎

味外閣古松歌 有序 寶光彙

余門人無錫秦舍人小峴屬錢塘潘庶常蘭公作味外  
閣古松圖以壽其尊人世萊先生閣故先生家讀書處

也庭前古松一株殆數百年物秦氏世多壽今先生之  
父溪隱先生年八十餘而先生亦年六十矣爰為作歌  
以題其冊

秦家味外閣閣在梁溪上飛簷百尺高拂雲更有長松與  
雲抗此松不知幾百年松下主人多華顛高曾以來世眉  
壽衣冠奕奕如神仙今年紀歲在戊戌舍人有父開六秩  
父還有父八十餘聞說孫曾齊繞膝蒼髯翠鬣偃蓋重秦  
家父子時支筇月明松底白鶴叫芝草五色花茸茸錢塘  
翰林好畫手特作斯圖為翁壽舍人他日還里門松更低  
頭呼小友

遊寄暢園

自注時間秦味經先生以病乞假

湯世昌

遊屨隨孤鶴閒尋別墅偏路緣花嶼入人向石牀眠明月  
簷前樹飛流礪上泉猶聞大司寇頭白未歸田

春暮攜酒登見山樓遇族姪凌滄

樓舊在顧梁汾先生宅

秦鈞儀

委巷少車轍高樓深樹間好攜婪尾酒來看佛頭山大雅  
誰復作斯人安可攀興闌逢小阮醉倒接離還

懷賢詩二首

自注余少受經於蓼園王先生稍長從劉楹林先生學詩二十年來老成凋謝

兩先生皆相繼下世

秦鈞儀

少從舅氏學

自注蓼園先生少從學余伯祖南沙先生

深探六經義五十始成

名遇窮養彌遂一官辭首宿蕭然樂衡泌徘徊城東隅斯人嗟永棄

先生狷者流意有所不屑獨好為詩歌所向惟雅潔忍餓嘗苦吟不取世俗悅古琴復誰彈怛悵蓉湖別

沈石田碧山吟社圖為秦氏世寶偶失之小峴廉訪出重賞購歸出以示余敬題卷後 錢大昕

九龍山前有吟社十友題襟杯共把風流直欲繼南皮真率依然學司馬吳中高士白石翁人物點染意匠工耄年

展卷再題字 自注石田翁於繪圖後二十年復作跋語 雪泥指爪驚飛鴻碧山回首已陳迹豈獨尊前無此客能史閣中蒼峴詩珍重斯

圖等球璧楚弓偶失今得之延平劍合洵有期主人快意浮大白縱筆自記瓊琚詞粉墨流傳二百載寒具纖塵不

曾浼手澤重歸淮海家雙孝門風今尚在西園摹本多失真斯圖清勁妙入神衰齡一見氣便旺直欲尙友當年白

髮掃石題詩人

沈石田碧山吟社卷為秦小峴大京兆題

朱珪

明孝宗代朝成康十老仙隱歌羲皇碧山草堂在何所九龍翠滴梁溪香茶烟鑪火詩會古主盟淮海源流長二泉

後起已尙友京兆先蹟今餘慶嗟我三生澹甯夢 自注余前身為

馬文肅與公十世根因芳香山蓮社稱盛事陳荀星聚傳二

方石田居士擅名繪四美三絕鬚眉蒼知公什襲寶襖帖

高風千古長相望

送秦小峴少司寇歸城西草堂即題其圖卷

翁方綱

公昔持節嶺海疆日懷城西舊草堂遂菴如見遂初叟注自

草堂中有遂菴詩名高揖范陸楊去年詩索屠生和圖畫江鄉競

傳播誰教好手出林巒似盼歸人來坐臥白雲司榻書景

深忽動梁溪返樵心此堂此菴為心跡元非寄託在登臨

華家眞賞顧花間自注華東沙眞賞齋豐南周作賦遂初

之意誰追攀活火松風烹乳水橫窗翠黛捲龍山此堂歸

來有此客尋詩復夢長安陌盡是詩中宿墨緣不負堂前

雲水白豐銘毛記恐弗如遂菴今始擬遂初畫卷更添吟

社卷書來示我益齋書自注尤延之遂初堂書目一

宿惠山樓同若洲賓王魯瞻限山字 吳峻

一步一芳樹相看未許攀欲尋前夢好只與素心閒小雨

散春墅疏烟籠夜山危樓歡笑語吹響下人間

梁溪 吳峻

淨綠不可唾萍開插遠峯溼雲多演漾水鳥亦從容落日

無人釣寒村有夜春昔賢於此隱溪上問遺蹤

西郭逢顧五持國

吳峻

落木懸疏雨滄江隱彩虹偶於西郭眺忽與故人逢把酒  
芳山外論文秋水中請看湖上權若個采芙蓉

題朱畫莊井田硯送之任蜀中

顧光旭

君家藏硯名井田周原禹甸如眼前君今入蜀稅征鞅井  
絡天彭落吾掌硯兮相失二十秋豈意還隨萬里遊先人  
製硯作恒產後人奉硯為先疇筆耕墨未有如此仁政必  
自經界始川原高下使君行疆理南東田峻喜巫山巫峽  
亂猿聲巴童漢女來相迎文翁石室今猶在杜甫草堂花  
正明此時攜硯出公府此時置酒更懷古人家遙帶杜鵑

城鳥道交橫荔枝雨荔枝初熟杜鵑紅硯雲卻繞琴堂東

錦江船在青天上麗句聲傳白水中墨池臥牛角森聳萬

壑奔流浩呼洶一卷之石什襲藏作為雅頌貢玉堂

案井田硯為黃處士庭所製藏於城南朱氏失而復得  
畫莊名雲駿淹雅嗜古華師道玉滔顧星五奎光吳一  
峯峻皆  
有詩

遊石門

鮑汀

終朝面山坐山遠意自親披雲入山中彌覺所歷真奔流  
震厓谷仄磴迷荆榛跼步眩反顧攀援愜前因高巖駐夕  
景陰壑無陽春酌彼澗中水憩此石上茵夙聞喬木末時  
有餐霞人古苔闕靈跡石扇空嶙峋

溫硯鑪詩 有序

鮑汀

溫硯鑪安桂坡製邵文莊公銘邗江方西疇購得之乾隆丙戌秋歸錫山聽松山房與竹鑪並貯王涵齋徵詩余亦有作

履霜誰識堅冰作超然堂上雪花落尚書點易硯亦冰著手回春自河洛妙義既劑陰陽和尚象更啟乾坤鑰形模古質安氏製尚書作銘儼而恪深衣想像十賢祠容春自得四時樂滴露朝研滴露泉松風夜響松風閣哲人既萎萬事非三百年來變林壑冷硯去若龜陰田溫鑪飛逐揚州鶴賢哉方君購得之襲以錦綈裏氈橐一朝舊物歸梁

溪竹鑪畫卷同棲托騷人墨士爭賦詩摩挲拂拭神驚愕光彩尚韞丹鉛痕鏤紋細辨雲雷錯嗚呼此物何足貴觀此不復重金鵲願倣此鑪製千百後生共抱陽春腳

案溫硯鑪歸於錫山邑中詩人皆有詩彙刻成編以劉復燕執玉詩為最今多散佚止錄此首

偕秦凌滄秀才侯青溪道士遊管社山

劉松苓

太湖三萬六千頃沐日浴月雄東南扁舟我昔載茅酒蛟龍窟穴窮幽探咽嗚咄咤山鬼遁喝落星斗澄寒潭身披羊裘歌大夏故友重招來管社馮夷欺我老不才驅令洪濤迎權打倉皇之間傍溪曲蓮沼菱塘鑑青漾楊君舊宅

苑榭荒巨手開山殊不俗從容小憩更遠尋披荆撥莽臨  
高岑別有異境豁人目水勢震盪山浮沈千帆絡繹初如  
織檣影都從天際沒夫椒構里指顧間少伯夷光人恍惚  
浮生碌碌悲如何白日消磨空浩歌祇今亢旱秧欲死願  
舉震澤傾滂沱

先行人公衣冠墓

俞模

萬里啣王命孤臣竟不還有衣藏碧血無骨瘞青山瘴海  
歸魂杳衰宗保墓艱褒忠邀 聖代俎豆九峯間

止水歎

秦瀛

東林黨北寺獄緹騎逮正人蹙惟大臣不可辱草遺表秉  
孤燭赴清池水一芻君不見自古沈淵有屈子誰其繼者  
江萬里公之心如此水生從龜山死元禮

白鶴道院觀石洞

秦瀛

丹房隱巖壑石壁屹千丈累跼跼近步延首絕遙仰哈呀  
風門張一洞闢軒敞裂地腹若剗負天背如盜窪中入黝  
黝外豁出窺竄試叩虛牝旨果得空缶象白日忽凄冷炎  
夏轉蕭爽青蘿挂崖粵閒雲棲岫幌獨鼓邱中琴一和百  
泉響

重築可樓成有作

秦瀛

昔人構水居高樓峙嵯峨居廢樓亦圯頽然委逝波我今

勞版築命侶登崇阿舊觀稍規復闌楯平不頗聊茲偶憩  
息翫化養天和少壯未學道鬢髮忽已皤謝病歸田廬年  
光惜蹉跎昔人不可見來者復如何出處可否閒吾意豈  
有它匪甘樂衡泌詎擬考槃歌

水居晚興

秦 瀛

暝色上重湖殘霞猶未歇漁舟薄莫歸蕭寥水風發招我  
巖際雲翫彼湖上月微瀾蕩金波空影坐超忽浩晶搖精  
魂虛明炯毛髮白露條已深蒼然葭菼揭緬邈懷伊人山  
川不可越適已還多娛繕性庶不伐信宿謝城市暫弭林  
閒轍

知魚檻晚坐

秦 瀛

宵映山色深松閒漏殘照遙知碧磧外萬壑藏窸窣小憩  
亭上陰空水相晃耀流泉激遠聽高岑入幽眺孤鶴啄苔  
蘚寒禽戀蘿葛薄暝無游人巖谷益清峭冥心悟物理適  
志觀道妙焉知我非魚臨淵罷垂釣

坐二泉亭上有作

秦 瀛

巖腹闕靈液虛谷何虛然乳竇裂龍髓迸作清冷泉明流  
瀉哀玉灑灑雲根穿迨茲入寒螿淺沼湛淪漣聲聞坐寥  
寂坎止無洞漩白沙淨見底水石互澄鮮動靜各有會耳  
目兩棄捐獨攜小團月活火松風煎高懷緬桑苧暫謝區



中緣

離垢菴

秦瀛

高屋萬松頂一菴如鳥巢天風吹不落崖石斷還交道士  
出行藥吾將從結茅雙扉閉幽閨鐵杖帶雲敲

小茅蓬

秦瀛

半嶺誅茅處相傳道士家閒廊人曬藥曲徑鹿銜花帶雨  
尋丹壑乘風躡紫霞路逢羨門子招我飯胡麻

九陽道院余壯歲時與朱道士談道處重過有感

秦瀛

羽士今何處一房仍翠微丹邱人已遠碧澗鶴還飛松化

雲為石泉噴雪上衣欲尋仙蹟去杖策叩巖扉

惠山訪鄒彥吉先生十二樓遺址今為有恒道院

秦瀛

路入碧山裏喜逢春日晴松陰交石色花外出泉聲朱館  
佳人散丹房羽客迎尚餘興廢感啼殺舊時鶯

謁邵文莊墓於繡嶺并訪點易臺故址

秦瀛

松風萬壑有餘哀翁仲荒殘臥草萊古徑何緣重拜墓衰  
年多病獨登臺先生學術關千載後死心情酌一杯華表  
鶴歸泉寂寞青山馬鬣首頻回

秋霽竹鑪山房小憩

秦瀛

性公已往剩祇林  
熱火鑪邊落葉深  
只爲看山停短櫂  
教啜茗損愁心  
人緣多病真成懶  
天與清游不放陰  
所惜故園同調少  
但聞啼鳥一長吟

重陽後二日泛舟至惠山有作

秦瀛

扁舟出郭汎漣漪  
如此林巒著屐宜  
終古泉流秦代塢  
三秋木落楚人祠  
青山有約消茶話  
碧社無情付酒悲  
薄暝寒塘呼櫂返  
裴裒猶戀夕陽時

小春十七日社集半樓題旦谿師墨竹

釋妙復

谿公禪寂餘無以  
悅幽獨漫卷溪上雲  
寫此烟中綠虛心  
對逸士澹翠流華屋  
片石半苔侵森寒  
邈空谷

早秋同雲川洞泉過竹鑪山房分韻得清字

釋妙復

涼颼入庭樹林臥氣已清幽  
人懷白雲輕衣緣澗行香臺  
絕壁下蘿房敞虛明重披古圖卷  
宛復見高情怡悅在一時  
安知千載名欣茲茗甌潔滿院松泉聲

梧軒獨坐懷雲川南臺

釋妙復

百尺青梧桐下蓋黃茆軒晴簷響疏雨  
答我琴中言宿昔  
雙彩輪雲路方孤鶩清陰長此駐古意誰相存

飯山閣獨坐

釋妙復

名嶽昔登陟丹梯老倦攀幸安一榻迴相與羣峯閒樵斧  
隔雲響泉瓢帶月還松鼉聞咒鉢熟識此簷間

無錫金匱縣志卷三十四終

無錫金匱縣志卷三十五

文

唐

惠山寺新泉記

獨孤及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下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有  
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隱客遺事故蹟而披勝  
錄異者淺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源深以割雞之餘考古  
按圖葺而築之乃飾乃圻有客竟陵陸羽多識名山大川  
之名與此峯白雲相為賓主乃稽厥初始之所以而志之  
談者然後知此山之方廣勝掩他境其泉伏涌潛泄漑澹

舍下無汙無寶蓄而不注源深因地勢以順水性始雙墾  
表丈之沼疏爲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湍激若醴灑乳噴  
及於禪牀周於僧房灌注於德地經營於法堂潺潺有聲  
聆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使貪者讓躁者靜靜者勤道道  
者堅固境淨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於山發於  
自然非夫人疏之鑿之之功則水之時用不廣亦猶無錫  
之政煩民貧源深導之則千室襦袴知仁之所及功用之  
所格動若響答其揆一也予飲其泉而悅之乃志美於石

惠山寺記

陸羽

惠山古華山也顧歡吳地記云華山在吳城西北一百里  
釋寶唱名僧傳云沙門僧顯宋元徽中過江住京師彌陀  
寺後入吳憩華山精舍華山有方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  
之羽化老子枕中記所謂吳西神山是也山東峯當周秦  
間大產鉛錫至漢興錫方殫故叛無錫縣屬會稽後漢有  
樵客於山下得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甯天下清有錫  
診天下弊無錫又天下濟自光武至孝順之世錫果竭順  
帝更爲無錫縣屬吳郡故東山謂之錫山此則錫山之岑  
嶽也南朝多以北方山川郡邑之名權叛其地又以此山  
爲厯山以擬帝舜所耕者其山有九隴俗謂之九隴山或  
云九龍山或云鬪龍山九龍者言山隴之形若蒼虯縹螭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五  
台沓然鬪龍者相傳云隋大業末山上有龍鬪六十日因以名之凡聯峯沓嶂之中有柯山華坡古洞陽觀秦始皇塢柯山者吳子仲雍五世孫柯相所治也華坡者齊孝子華寶所築也古洞陽觀下有洞穴潛通包山其觀以梁天監年置隋大業年廢秦始皇塢者林墅之異名昔始皇東巡會稽望氣者以金陵太湖之間有天子氣故掘而厭之梁大同中有青蓮花育於此山因以古華山精舍爲惠山寺寺在無錫縣西五里宋司徒右長史湛茂之家此山下故南平王鑠有贈答之詩江淹劉孝標周文信並遊焉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馬亭以備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贊以文甌竄璧淵淪潺湲濯漱移日寺中方池一名千葉蓮花池一名纏塘亦名浣沼歲集山姬野婦漂紗滌縷其皎皎之色彼耶溪鏡湖不類也池上有大同殿以梁大同年置因名之從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閣東北九里有上湖一作北湖一名射貴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長洲東洞江陰北掩晉陵周廻一萬五千三百頃蒼蒼渺渺迫於軒戶閣西有黃公澗昔楚考烈王之時封春申君黃歇於吳之故墟則此也其祠宇亭以醪酒樂以鼓舞禪流道伴不勝滓噪遷於山東南林墅之中夫江南山淺土薄不有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漑田十餘頃此山

又當太湖之西北隅縈竦四十餘里惟中峯有叢篁灌木  
餘盡古石嵌崿而已凡烟嵐所集發於薜蘿今石山橫亘  
濃翠可掬昔周柱史伯陽謂之神山豈虛言哉傷其至靈  
無當世之名惜其至異爲訛俗所棄無當世之名以其棟  
宇不完也爲訛俗所棄必其聳見不遠也且如吳西之虎  
邱丹徒之鶴林錢塘之天竺以其臺殿樓榭崇崇業業車  
輿薦至是有嘉名不然何以與此山爲儔列耶若以鶴林  
望江天竺觀海虎邱平眺郡郭以爲雄則曷若此山絕頂  
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諸山以掌睨可矣向若引修  
廊開邃宇飛簷眺檻凌烟架日則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  
爲最也此山亦猶人之秉至行負淳德無冠裳鐘鼎昌昌  
晔晔爲邇俗不有宜矣夫德行者源也冠裳鐘鼎流也苟  
無其源流將安發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營立爲  
後世之淇注云

惠山寺家山記

李濬

金陵之屬郡毘陵南無錫縣有佛寺曰惠山乃濬家山也  
貞元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肅公心宜色養家寓是縣遂  
肄業於惠山始年十五六至丙戌擢第歸 爲朱方強留  
之文肅公窺畏常警切於旦夕之間李庶人以反狀聞嘗  
召公草不順章檄公語以君臣父子忠孝誠節別白自古

道理者約千餘言言既勁勇庶人畏敬又逼以卒圍以兵乃促公下筆振叱數四髮皆見怒狀庶人因令閉之于別所命許縱成之是夜張子良裴行立其義公忠赤果相與易圖庶人兵敗公以忠節聞於天下新帥李公元素欲具事表於朝廷公三讓之遂退歸惠山寺僧房猶孜孜勤經史洎十年手寫書籍前後約五百軸寺山之泉獨稱竒能發諸茗顏色滋味公僻居含飲雖崇貴未嘗輒自優奉惟輦載惠山泉數千里不問其費耗公文學官業功德濬謹纂敘制詔章表堂狀類例其間不敢輒以文飾表至敬也爲上下卷今藏史閣我家之盛嘗二爲相三爲史官高祖中書令諡文憲儀鳳中爲中書令如意中爲鸞臺左相卽濬高祖叔先公丞相贈太尉諡文肅會昌中爲左僕射門下相儀鳳在相監修國史會昌在相監修國史乾符四年濬自秘書省校書郎爲丞相榮陽公獨奏狀入直史館會己亥歲春有事白相府乞假出函關數千里夏五月癸卯過家出觀舊刻石詩題別無碑版敘錄懼年祀寢遠不得布聞於人謹以史筆條敘於寺之正殿內時乾符六年夏五月十六日甲辰書

宋

惠山泉記

聶厚載

水之甘苦猶人之賢愚人生稟氣清則賢濁則愚水流因地潔則甘穢則苦石脈至潔山泉悉甘而斯泉勝諸泉者以其感錫之氣也苦井投黑錫於其中久而得甘查梅橙李和鉛霜食之則美蓋錫能變味致甘也茲山當周秦間大產鉛錫豈非假其餘味乎或云苟錫能致甘則山下諸泉味當一矣而獨美者何也曰山一而源異也他泉脈淺發於山表斯泉源深出於山骨故積霖而不溢久旱而不竭承平之代錫乃深藏故源深而得其液焉不然則何以滑於衆泉重於諸水或云古時錫產東峯非泉脈矣惠山本也東峯枝也未有本亡而枝有者也利物之外尤資茗菴陸先生嘗竒之美名始振夫食味別聲人之常也甘辛爽口嬰耄一致至若水之淡薄其味各別能於淡薄之中紀其優劣峻其等級非奇人不能臻乎妙亦猶金絲聰耳清濁易辨或其審興衰察治亂非賢者罕極其奧審聲之奧夔季而下世未有能者別味之妙生民以來先生一人耳且夔季於樂聽於心而不聽於耳先生於水別於心而不別於口後之慕先生名悅水之味者又不別於口別於耳也噫別於耳者衆矣非獨水之難別也先生未生泉味非苦先生生後泉方有譽信乎蔡邕辨薪而得爨伯樂顧駿而增價天下之山珠聯櫛比山中之泉絲棼髮委先生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不登之山未嘗之泉多矣其間挹康洞而抗蘭谷者有之不遇奇識滔滔於汗潦之間惜夫且以無情之水遇至鑑汲引尙能紀名於簡冊分甘於郡國矧有道之士遇知己振發豈不能潤澤生民道濟天下煥令名於今古哉前所謂水猶賢者言非過也感物而動與泉作序

無錫縣治記

聶厚載

無錫建邑始於前漢按陸羽惠山寺記云山東峯當周秦間大產鉛錫至漢興錫方殫故剋無錫縣後漢有樵客於山下得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甯天下清有錫珍天下弊無錫又天下濟故順帝更爲無錫縣又按圖經本隸會稽王莽改爲有錫至吳時改爲無錫又縣廳記云其有是邑得名之始興建廢置之由陸鴻漸惠山寺記之備矣然則寺記雖備而與圖經互有得失而不究其本矣當周秦間大產鉛錫乃六國時也其後暴秦塗炭劉項戰爭之符也樵客得銘合在文景之世是時弭師偃革天下清晏故神靈薦祉其銘出矣因之創縣宜彰其美陸云後漢得銘非也復不書王莽改易之弊莽若不爲有錫則順帝何所更爲無錫耶莽旣改革則前漢得銘建邑明矣前漢季世錫乃復出莽包篡逆之心蘊姦邪之計因其銘改其邑欲惑衆而祈應也及順帝時兵寇載戢其錫復泯故更爲無

錫益昭前識銘之文非人文也天意也陸云無名人者不可考之辭也圖經祇述王莽更改不載得銘荆邑之事蓋闕文也夫名山秀嶺郡縣有之苟峯岳奇峭洞壑幽邃勝惠山者多矣若探治亂之機贊清甯之運則海內諸岫莫與之比山在西郊翠逼衙署雖隔梁清一水則數尺之深不能截千仞之勢陰陽流謂坐辛山面吳水宜其邑廣財豐復多秀民也秦伯渡江始居其地六朝而下賢才繼生披圖可詳不復悉紀自偽唐納境之後皇朝統御以來民風載淳文教益振前後出宰者率多名士如開寶乙亥迨天聖丁卯五十載間上被唐虞之化蔑覩戈戟下悅卓魯之政罔嗟苛刻此亦大塊間福地也豈非山岳之助乎獨厚載濫司銅墨素懵刑政字人逃愧於前修易俗欽羨於來者先是縣封密接吳境唇齒相齧兵寇薦侵宮室民廬亟爲煨燼後於縣城西南隅重建衙署事皆草創棟宇未完咸平壬寅年宰邑錢惟周移就中位其經營之美石記具存寒燠代遷土木圯壞乾興壬戌歲縣令李晉卿明可禦姦威能率下悵公庭之卑陋不足壯大邑之形勢乃募豪傑萃杞梓利工善之器揆定中之日聽訟之廳雄構擊鼓之樓峻峙修廊挾室越七十間迨棘丞王周繼政工畢縣庭壯麗自此而始俾黎庶望而畏之增令長之威德夫

升是廳治斯民者得不端心秉節誓公滅私察下民之枉直答元聖之委任然後不辱斯廳不愧斯民矣舊制邑署修建弗給官用咸出於吏民之上貪者徇私忘公家之利廉者潔已避瓜李之嫌所以縣寮公宇罕有必葺李公不畏率歛之譏竭力公家之事幹敏之譽猶沸民口可謂縉紳中英傑也惜其未立文志寢歷歲時慮後人忘作者之勤勞失建邑之本始因訟空案簡直書前列姑欲補圖經之闕正寺記之誤永李公之懿績也

明陽觀記

李遠

老氏釋氏並行於世爲老氏者率負氣未嘗汲汲走權勢間有所不合拂袖引去意專而能忍辱則與爲釋氏者若不相似然故其道雖同而流俗向背爲之異所從來久矣若梁溪上清三洞法師盧公至柔者士大夫識與不識州里無遠近翕然稱之靡有間言非其道術高出一時孰能使之然哉公之名旣彰於是以疾來告丐符水治者罌缶相屬於道其治疾也令病者以狀自言死生立決爲妖所憑容止失常至其所脫然去體家有嘯於梁者爲符其門則泯滅絕蹟病度不可治必欲得咒水往者亦不固拒歸發視之水上激如矢迸流於地不復得飲籙章封事皆有殊應人益以爲神旦罷朝真歸休於室則戶外之屨滿矣

初知郭內洞虛觀崇甯四年疲於酬對思就藪澤閑曠之所而晦迹焉行至璨山有鹿騰出公曰是謂生氣吾緣在此矣結庵而居歸者如昔乃相與出力建立祠宇其地則洞陽觀之遺址也或言山有穴旁出因以爲名觀興於梁之天監而廢於隋之大業至是復興大觀改元建康元符宮葆真觀妙冲和光先生劉混康因召對而奏至柔之行及觀所以建立者敕賜名曰明陽命主之政和元年八月詔部使者敦遣赴闕而至柔以其年五月羽化矣嗚呼觀之廢也蓬蒿藜藿之所蔽翳獸蹄鳥跡之所出沒風雨晦冥山鬼魍魎之所悲嘯歷數百年高叢屹立丹雘輪奐神靈宅焉徒以得人故爾初公之亡也三清殿猶未立嗣者屢易無能終其志而田毛瘠薄眾不贍給相招而去罅漏弗補推頽弗支鼓鐘寢聲颺颺晝出幾復廢壞邦人與洞虛之眾相謂曰凡事成難而敗易盧公之業可惜也哉忍坐視乎正一道士許元真才具通敏乃舉以任其事上清三宮法師許公時中元真師也延致之專靜有守恬淡無累亦能以符籙濟人聞者嚮慕承節郎李亢崇建祠殿肅奉飀馭創新葺舊有加於初歲給其糧有常數故贈通奉大夫王公軾之孫緯施田八十畝歲得租五十石以飯其眾至者安焉蓋觀非盧公不興非許公不成二公所學之道同故相爲終始如素約

而人悅之夫人情孰不爲子孫計李氏王氏不靳所有獨能  
量力奉高真是可嘉也余聞黃老之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  
純白一志爲本以泛應不窮爲門滌除元覽而不離其真故  
能全精神外死生獨立萬物之上而反乎無終始者也若夫  
禁咒已疾禳卻不祥此推其餘以利人者耳然心苟不誠術  
亦不神學斯道者宜知之觀故無記而先朝賜名之寵與盧  
公之行其可無傳耶故書之以識其興之始云

無錫縣儒學記

章望之

有儒生謁於前曰我無錫之士人也示余以學宮之圖曰  
吾大夫秘書丞張樞言始謀人也其中南嚮者文宣王之  
殿也大門值其前倫堂橫其後後又有先生之室東西兩  
序則諸生之舍也蓋在縣署東南三百步之間其貲財所  
出則吾邑業儒蓋百人矣能倡義者哀諸儒之有爲之也  
作之之日則丁酉秋也成之之日則明年春也諸生入學  
在四月之己卯望越十四日癸巳吾大夫與其僚宿於齋  
次甲午朔五鼓作師生陪執事釋菜於廟廷退而宴私於  
倫堂之上揖吾曹而謂之曰凡我造學於茲將使而習聞  
聖人之美用於而躬非專之決科也諸生曰敢不恭稟所  
教今也請以事之始末諉子以文久吾大夫之風於敝邑  
何如予爲之持觴以賀曰有本哉張子之爲邑而子之鄉

里之慶也其令不擾而民信其文不密而民畏鄉尊者艾  
之無過者而後生有勸富家羣養孤獨之人而衆不憚煩  
則吾既知之矣政其成矣又興學校以貽後人得不曰有  
本哉夫孔子之道包百王之教治則堯舜光顯亂則桀紂  
誅亡大之通天地微之入鬼神密義精言散在經傳厥有  
師教友商猶莫窮之使其閉戶學之筋骸憊矣儻有所得  
勤勞已甚邈焉大道死矣無傳如皆郡縣勸儒開設學館  
長吏且有意焉則其民感思自興心志開而見聞博矣異  
時庸知是邦不由樞言戶曉詩書而尚禮義與予故爲之  
詩曰表表南山興雲以雨木之苞矣春陽攸聚念我慮善  
教不有始彼纒者絲厥抽惟緒築室維何有殿有堂有序  
有房閉陰啟陽翔翔者楹盤盤者梁工逸於成伎奏其良  
我之思矣古之孔子我居我處友朋來萃爰飲爰食爰講  
爰議永懷恭人肅慎容止孰恭明神邑令有僚盛服至止  
徒御弗囂齋明有日其誠孔交何以薦之清酒少牢咨爾  
父兄順聽邑命爾子弟勗成正性必儒其躬俾善其行  
貽親以不病咨爾子弟優優在道律身知學以忠以孝令  
名匪今於後有耀貽孫以不詔中田有稷其實離離張子  
有猷神盲人治善人之延百世攸宜爾民其承之

無錫縣增建儒學記

王相

崇甯改元上既庚用二三大臣克篤前烈追盛三代唐虞  
之治爰詔冢宰慎簡乃僚置司講議政事當務之急是秋  
大丞相司空嘉國公本原神宗皇帝以聖智稽古卽位之  
初慨然追法先王訓經以迪士置師儒以明道廣學校以  
教養嘗詔侍臣欲考古者庠序之制闡明堂辟雍以施仁  
發政功志未就遭元祐變革無復存者恭惟皇帝陛下盛  
德大業脩明法度追而述之深悼風化之微而欲善天下  
之俗非學不能成之謹以學校爲今日先務制可之遂詔  
天下郡縣皆立學以三舍法取士粵明年甲申乃下詔曰  
神宗皇帝嘗欲以學校取士而罷州縣科舉之令其法始  
於畿甸此學士大夫之所共知也朕不愛百萬之財以教  
養天下之士而以育材官人善風俗脩政事爲急其詔有  
司罷發解及省試取士並由學校升貢庶幾追復成周之  
隆紹先帝之緒以稱朕所以圖治之意其年十一月甲戌  
皇帝視太學幸辟雍卽敦化堂賜上舍釋褐者凡十有六  
人其次免省試者二十有六人內舍生及畿內貢士悉皆  
免解其數幾半三歲賜第於集英者於乎盛矣美矣不可  
以有加矣雖三代教養之隆未有甚於茲時者也詩曰周  
王壽考遐不作人信乎美成在久者其必自於作人也愚  
竊以謂化人成俗莫不由學故先王之盛時設庠序以養

賢論才德而取士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造莫不入學自成童而藝立至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說敦乎孝弟之行入以養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與朋友交而有信臨財廉處衆不爭行脩於身有聞於家達於鄰里鄉黨然後詢於僉言又定於鄉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造士然後司馬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夫如是積德累善其勤若此其久亦至固非止取一日之長然後求賢審官實彼周行如此其慎而有次第則浮僞矯激干利苟得之士不容於其間風俗不陷於偷薄而日以忠厚也宋興蓋百有五十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稽古之制考周之文其養也教以經藝文辭其取也考以材識行實由三舍以察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可謂希濶之舉矣是以詔下之日遐邇慶幸而奔走趨事者以後爲羞常州無錫縣有學嘉祐初自龍圖張公詵始其興制之本見於武甯章望之之記後四十八年其猶子元度繼宰是邑會朝廷班學制他邑皆承命經營力作不暇而茲得卽舊以新之功省十倍然後知君子之澤利施者遠而事固有不偶然者是學之興適在其父子屬者朝廷增養士之制



初大縣以五十人爲率後乃以三歲應書多寡計之無錫  
宜增給百人以百五十人爲率而舊舍扁迫隘不可容今  
乃與其屬度學之西偏增直購地斥廣而大之別爲屋二  
十有六楹又遷庖廚浴室於其北鳩工於八月壬戌考之  
於十一月戊辰闕壯顯敞踰於昔制令以予掾於尉曹實  
董乃事會終更屬予爲文以識其成予懼學者不明乎朝  
廷教養之美意而師儒之官或不揣本而齊其末失其所  
謂作成之方謹具述明詔如上所載因誦其所聞而著之  
夫大學之道將欲正心誠意脩身以治其家國天下而必  
先本於知至則所謂知至者貴達乎道德性命之理而已  
非止乎期命辨說刑名度數之間弊於淺淺者爾故先王  
教法必以智仁聖義中和爲之別以孝友睦婣任恤爲之  
同藝則該之以禮樂射御書數至於淫詞詖行析言破律  
異端之術爲之誅禁書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方今  
舉皆法此吾固知其教化之行風俗之成唐虞三代之治  
可跂足而待也異時諸生道德明秀行藝脩飭歲預升選  
賦菁莪采芑之詩以頌明天子育材之意畫繡而謁謝先  
聖先師周覽牆屋慨然思詠令佐之功績而予因得并預  
茲榮附託不朽不亦幸哉輒不自揆退爲之記俾刻諸石

康熙庚午志云此崇甯三年碑推本蔡京尊熙  
甯而斥元祐頗乖正論以有關學制故存之

縣宰郝公德化記

陳篆

上卽位改元建炎秋八月杭州守土軍竊發爲盜意乘朝廷北伐之役勢未及討迺敢俘我王官燔我民廬釋獄囚發府庫掠金帛殘毒百姓據城以守朝廷命將帥甲二千用伐有罪將私犒賞不分士卒讐之師行次於嘉禾其殺將以叛勢不得進反兵北首聲假道於吳以如金陵志實利寇松江軒橋以備賊得巨舟百數夜襲松江一夕煨燼人無逃者蘇人閉關塹河被甲登堞及賊距城雖矢石紛下而不少卻守臣實畏之乃使人遺以書廣設金穀願得沿外濠以進賊計吳城險固未易攻徒勞師爾遂盟以許之三日棄蘇州以行維舟於閶門之五里賊意是將被我邑而及常也語聞於道欲焚我居室芟夷我農田虔劉我士庶邑人聞之駭愕股栗莫不舉手相弔號苦待盡邑宰郝公痛民之危旣盡傷心且謀其策丁國家軍興倉庫所積無幾公乃罄家之所蓄器用并帑藏得銀二千兩預一日遣人具咨日以遺賊賊見且喜已善公之能迎勞答公以狀詞頗肯受時又得丞相李伯紀弟季言慨然謂公曰某職兼鈐轄屬官公憂如此又不可坐視願前五十里迎賊諭道公意苟全此邑亦某之衷公之幸也公重信而聽之季言不及省問家人卽衣褐單騎從者數人暮行夜宿

於界亭明日賊舟果至季言見首領賓主禮唯謹諭賊以  
公之恤民愛物如此賊屈首無殺色謂季言曰毋憂敢不  
如所言季言卽間遣公書且道賊所以狀公爲之喜且懼  
謂兇人姦險雖首肯而心或違則適敗謀又明日賊舟將  
抵邑南門公接見首領以禮折勞度賊氣平改容正色語  
賊曰若所謂季公言不謬百姓得賜更生雖殺我以償所  
志無憾不腆金幣以賞從者或甘言給我陽許而陰背之  
願先殺某不忍百姓之罹兇毒也賊歛戲感歎謂公曰學  
士與季君實邑之父母當戒士卒釋甲受犒卽趣舟以行  
乃指天以誓苟逾盟有如日公聞而後喜可知也賊於衝  
道間呼謂邑人曰爾等賴縣令郝公得保首領不然則松  
江矣雖燒頂斷脣何以報德於是鄉老扶杖擁公之車感  
泣跪謝是日賊兵果解維以去一毫不取士庶帖然不擾  
嗚呼公之覆護一方如此之至其古之遺愛乎夫漢唐循  
吏止有一事可書則勒功於碑以志甘棠遺愛況公之德  
於吾民不啻覆載使後世湮沒無聞亦邑子之罪也篆於  
是記其事篆聞唐朱泚之亂得一何蕃而六館之士不從  
君子謂蕃仁勇人也公儒者平時理縣尙寬恤百姓父愛  
之及是終以此得抗賊非仁而有勇者乎且松江有大川  
可恃而卒破蕩蘇人亦不免躬甲冑赴矢石爲城下之盟

不愧僅得免死亦幸耳無錫當通道外無城堞以守內無甲兵以敵賊一舉手則旋踵而傾覆郗公不動聲色俾賊善解李勣賢於長城遠矣嗟夫雷霆駭耳蜂蠆起懷雖賁諸荆育之倫未有不允豫奪常者至若解紛赴難確然有不可挫之色自非足以化禱机未有能喊唬虎而奪之氣者也以賊之殺部將破松江視民如螻蟻至我邑以公故罔敢流毒非有以化之而然耶昔漢劉宏農反火虎渡河後世以為難事以公匹之過琨遠甚是宜邑之父老必有為公立祠者兒童必有為公歌謠者駢四儷六之士必有濡毫染翰為公作詩以頌其德者至篆則恐公異日陞朝

以濟大事秉史筆者舉其大而遺其細則敘公之事業不能無闕文得此則庶可少助而摘文愧近俚蓋欲道其實

焉公名漸字子進丁未十月日晉陵陳篆記

嘉慶志云康熙志為天子守土吏賊至犒師以免是罪不容誅也然當漸之時不如是則一夕而燼耳夫豈不知其不可而為之向使事已而申朝廷之法固將以一身代千萬人之死而甘心焉矣故為吏者愛民之心不可不如漸非所以為守職者訓也建炎紛紜綱紀未立故漸得以此心蒙諒於世邑人德之至號其所居為遺愛坊於此文不可不錄顧典籍貞觀特著論斥之要之守經行權未可概論且已見於元志是以仍錄而存之

寶乳泉記

翁挺

膠山在無錫縣東去惠山四十里由芙蓉塘西南拔起平陸聯綿迤邐高下十數而後峙為大陸有泉出其下曰寶

乳泉蓋昔人以其色與味命之自梁天監時地爲佛廬踞  
山北嚮而泉出寺背至唐咸通中浮圖士諫改作今寺依  
東峯與惠山相望則泉居左廡之南水潦旱暵無所增損  
隆冬祈寒不凝不涸故其山雖不高泉雖不深而草木之  
澤烟雲之氣淑清秀潤頰洞發越皆茲泉之所爲也然而  
疏鑿之初因陋就簡決渠引溜不究其源閱歲旣久瓴甃  
弗治漣乳滲漏淪入土壤建炎二年余罷尙書郎自建康  
歸閩適聞本部有寇留滯浙河因來避暑茲山日酌泉以  
飲病其湫隘謂住山益公能撤而新之當以金錢十萬助  
其費益公雅有才智且感余之意以語其徒元淨慶殊又  
冲三人者咸願出力於是坎其山入丈餘得泉眼於嵌竇  
間屏故壤理缺甃而泉益清駛乃琢石於包山爲之池廣  
袤四尺深三尺以蓄泉上結宇庇之榜曰蒙齋池之北瀉  
爲伏流五丈有奇以出於庭跨伏流爲屋四楹屬之廡有  
扉啟閉之榜曰寶乳之門庭中始作大井再尋疏其櫺檻  
使衆汲蓋數百千人之用常沛然而無窮事旣成益公謂  
予曰寺有泉歷數百載較其色味與惠泉相去不能以寸  
而名稱蔑焉公乃今發揮之當遂遠聞信物之顯晦亦有  
待乎予笑曰水之品題盛於唐而惠泉居天下第二人至  
於今莫敢易其說非以經陸子所目故耶自承平來茗飲

逾侈惠山適當道旁聲利怵迫之徒往來臨之又以餅罌  
甕盎挈餉千里諸公貴人之家至以沃盥焉泉之德至此  
益貶矣今膠山所出岡阜接而脈理通固宜爲之流亞獨  
恨予邁往之迹介潔之名非陸子不能與之爲重然山去  
郭一舍蹊隧阻而涇流陜邑居者欲遊或累歲不能至況  
過客哉比之君子惠泉若進爲於時故雖清而欲浼寶乳  
類夫遠世俗而自藏者將愈僻而無悶以彼易此泉必難  
之而公謂顯晦有待特以爲言亦期之淺矣益公亦笑曰  
有是哉請著之泉上使遊二山之間者有感於斯焉遂書  
以授之歲戊申冬十有一月癸丑記

陸子泉亭記

孫觀

陸鴻漸著茶經別天下之水而惠山之品最高山距無錫  
縣治之西五里而寺據山之麓蒼崖翠阜水行隙間溢流  
爲池味甘寒最宜茶於是茗飲盛天下而餅罌負擔之所  
出通四海矣建炎末羣盜嘯其中洿壤之餘龍淵一泉遂  
涸會今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會稽尹  
孟公以邱墓所在疏請於朝追助冥福詔從之賜名旌忠  
薦福始命寺僧法皞主其院法皞氣質不凡以有爲法作  
佛事糞除灌莽疏治泉石會其徒數百築堂居之積十年  
之勤大屋穹壙負崖四出而一山之勝復完泉舊有亭覆

其土歲久腐敗又斥其贏撤而大之廣深表丈廓焉四達  
遂與泉稱法皞請余文記之余曰一亭無足言而余於法  
皞獨有感也建炎南渡天下州縣殘爲盜區官吏寄民間  
藏錢廩粟分寓浮圖老子之宮市門日旰無行迹遊客暮  
夜無托宿之地藩垣缺壞野鳥入室如逃人家士大夫如  
寓公寄客屈指計歸日襲常蹈故相率成風未有特立獨  
行破苟且之俗奮然以功名自立於一世故積亂十六七  
年視今猶視昔也法皞者不惟精悍絕人而寺之興廢本  
末與古今詩人名章俊語刻留山中者皆能歷歷爲余道  
之至其追營香火奉佛齋衆興頽起仆絜除垢汚於戎馬  
蹂踐之後又置屋泉上以待四方往來冠蓋之遊凡昔所  
有皆具而壯麗過之可謂不欺其意者矣而吾黨之士猶  
以不織不耕訾訾其徒姑置勿論議焉是宜日夜淬厲其  
材振飭蠱壞以趨於成無以毀瓦畫墁食其上其庶矣乎  
故書之以寓一歎云

嘉慶志云觀人品不正舊志所錄  
概削之僅存是篇不以人廢也

無錫縣學記

李彌正

孔子刪詩列國獨存魯頌非私魯也以其君臣有道而庶  
事舉也體大而有證孰若修頰宮鄭亦周同姓國學校不  
修而子矜之刺興其後然明至欲毀鄉校賴國僑知政議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五  
三  
尼不行以鄭之刺則魯之頌宜也今天下郡縣同被王靈固無異政至於奉令率職身任風教不爲具文避課豈不宜大書特書行之永久乎毘陵浙右支郡文儒逾於大府無錫於郡屬又壯哉縣也九峯峙其西太湖漾其南山川炳靈人物阜夥卿材民望繼踵接武服冠屨業苙誦者肩摩地屬異時庠序未稱獨廟貌岌然孤立旁無夾輔春秋二丁官吏用事張以菅葦風雨不除道路目笑迺紹興甲子秋詔諸縣治學舍尙或窘於獄訟簿書日不暇給遲回未遑越明年冬邑宰胡君舜舉旣下車以儒雅飾吏事迺惕然曰德音甚渥矧大邑多士其敢後於是營資庀具拓地度材屬主簿朱君奇視役奇究心知務纖悉必躬克欽乃事以輔其長迄用有成堂皇敞崇齋廡整潔棖桷戶牖丹雘塗墍咸極精敏庫置什器詹蓄儲貯炊烹濯滌皆有處所凡爲屋大小五十有四楹又撤殿蓋而新之公無侈費民不勞苦作始於丙寅春三月至冬十月工畢丁未率里之大夫士釋菜於先聖退鄉飲酒於講堂主僮僕介升降獻酬者耄壯稚式序在位觴豆靜嘉穀核旅美揚觶致戒情文俱盡禮成拜送於庠門之外觀者如堵嗟咨懽忻喜王化之復行仵圖來諭俾記以文斯舉也夫子以爲宜頌其敢惜辭乃具載興建本末且告諸方來曰惟人萬物



之靈者有倫有類也五典之敘自天子下達有虞夏商之  
學名異實同皆以明倫爲本周制益詳崇術立教迪德訓  
行悉有官師以造俊秀養老齒冑獻馘受成咸在焉鄉舉  
里選之法出長入治之政顧寓行於其間耳由漢而來取  
士之制一變而升孝廉再變而置中正三變而舉進士雖  
科目猥多塗轍寢廣而明君良臣賢守合率以立學官增  
弟子員爲急先務蓋教化淵源有在於是非直角文藝階  
進取而已國朝自慶厯始詔州縣悉置學元豐推行三舍  
法於賢關崇甯遂頒天下海隅遐荒禮義滲漉中更艱難  
茲道乍息今天子撫運中興儲神道藝旣修鄰睦廓然無  
事乃與大臣議建太學繼及郡邑以幸斯文縣大夫暨其  
僚精白承休亟就嘉績嗚呼士之遊息於斯與夫耕養家  
食者盍體勉勵訓飭之勤平居孝弟忠信脩身行道奉彝  
倫蹈聖域祿在其中矣其或先利後義綴緝口耳之學顯  
以戈釣名第如區區漢儒之陋指典籍爲拾青紫具陳車  
服以夸稽古之力斯豈君相崇儒易俗之旨縣大夫宣化  
流澤之意哉紹興十六年十一月朔日

李忠定公奏議後序

朱子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  
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

無金匱要略卷三十五  
亂然及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  
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沒靡有孑遺  
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  
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  
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  
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  
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  
莫有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  
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  
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  
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  
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強敵然自重  
圍旣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  
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  
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蠱起遠謫遐荒而  
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  
政事攘夷狄爲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  
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  
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  
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

年金匱要略卷三十五  
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  
天卹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叩反  
覆以終其身蓋旣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凡八十卷  
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雕飾而變化  
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  
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  
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某書其後以  
推明之某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  
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  
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  
陷用於紹興則旋軫奮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  
報不其戴天之讐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  
滋而尙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  
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  
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  
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與嗚呼痛哉昔荆通每讀樂毅書  
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  
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  
備清閑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  
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眞非偶然矣因次

無錫金匱縣志卷三十一  
其說以附於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

通惠亭記

蔣璿

彭城錢侯紳仲世家於無錫既仕而歸乃卜居於邑南漆塘山中聚書四萬卷日取而讀之探古聖賢之蘊以美其身於其暇日稍稍疏巖剔藪立臺亭蒔松竹爲遊觀之適然是山無水率以甃罌汲於湖以供朝夕之用僕奴顏汗肩頰陟降告勞紹興三年春二月紳仲行於其居之南爰有寒泉發於巖趾以杖導之如龍蛇蜿蜒盈科而後進酌而嘗之清冽滑甘與惠山之泉無異於是螿以瓴甃洞爲方池饋饍漱浣日用而不竭乃作亭於泉上名之曰通惠意其與惠山通山居之父老聞而觀焉驚顧顏色且曰水之行地中一氣耳茲山去惠山不百里則其泉脈灌輸理或有之或曰不然吾與若居是山老身長子曰以遠汲爲病今錢侯莅止而泉發於其居豈天藏神閔不輕付與有待而出耶衆以其言爲是乃相與歌曰泉何爲兮效社侯有德兮克君子挹彼注茲兮況羞饋祀永收勿幕兮自今以始又賡而歌曰孝友溫良溢於文章錢侯之德兮演迤汪洋惠我無疆茲泉之澤兮德積而愈光澤久而彌昌世世其無斃兮於是宜興蔣璿聞而異之曰昔唐相李文饒旣貴重其服御飲食必欲極四方之怪珍常喜飲惠山泉

無錫金匱縣志卷三十五  
置驛以取水天下苦之有浮圖人告曰長安昊天觀井水  
與惠山泉通公試之信然遂罷水驛寥寥數百年間其事  
相爲符望然以予觀之惠山距長安數千里而遠有高山  
大川之限是烏能相通哉特以其味似之耳今九龍漆塘  
相望密邇而紳仲以隱德懿行蒙神之貺則泉爲時發亦  
無足疑者因取父老之謠言且本其所以作亭之由而爲  
之記

橋中記

余永弼

江東計臺從事曾當時謂予余子曰我於梁谿所居之旁  
辟小室周施纔丈尺非有增臺傑觀皓軒華敞之足言也  
而虛明靜深似可人意日浩然其間誦書著文行歌坐嘯  
客至則有棋有琴一觴一詠不知世之有所謂榮辱驩戚  
者室雖小滔乎其有餘端不減商山之樂也榜曰橋中子  
爲我記之予曰嘻子相家子也何自而知此樂哉夫極狗  
馬之好騁遊田之荒揚激楚之結風發陽阿之妙音宜子  
之所樂也而方且馳騫乎書林漁弋乎義圃好古博雅過  
於藜藿之士齊竽趙瑟晉棘梁黎宜子之所樂也乃漫不  
屑意至於商鼎魯鐘昆吾之劔岐陽之鼓則耽玩研覈恨  
不追軒頡而揖冰斯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  
德音以成其文故春容乎大篇則高壯廣厚辭正而體備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寂寥乎短章則潔簡疏越言峭而意美風雨交於筆札雲霞散於翰牘窮情盡變雖長吉之陣馬風檣嘉謨之孤峯絕岸不是過也異時必能發揮志業羽翼清朝暢淑聲於不朽是無愧於四老矣此予所以樂爲子記之若夫景物之勝登臨之適尙冀相羊其間而賦焉隆興甲申上巳日鄱陽余永弼記

重修淮海先生墓記

元志作祠堂記

戴溪

淮海先生秦少游建中靖國初卒藤歸葬高郵政和中遷葬於常州無錫縣惠山之原子孫因家焉墓故有亭刻建炎四年追贈龍圖閣告井山谷送秦少章詩置之亭中秦曠老態具見乃於室之東南隅撤舊而新之爲室一間兩掖置藥爐丹竈蒲團紙帳於其中將靜坐養病以苟旦暮之命屋卑地狹月餘落成故舊有謂予者曰子其掃除一室之小者丈夫與吾視子幼孤繩樞甕牖所居不能容膝遷徙徬徨將母而行傍人籬落竊一椽之庇輒以爲幸今破屋視昔已過分矣而奚以堂爲予悚然而悲曰是予之過也雖然吾豈以堂爲樂哉獨念吾家凋弊五十餘年生意幾絕某不肖誤蒙甯廟親擢未幾叨被皇上召對名列班簿么微此身病廢退休足矣足矣雖然此身父母之遺體也可不敬乎築斯堂也敬斯體也乃所以報親也不然

則安宅何在廣居何在而顧區區於此堂哉自斯堂之成而可以求師也凡齒德俱尊者學可及人者義理精熟者克忠克孝者博通經史者深識時務者吾於此下風而問焉則身雖病而心不病矣自斯堂之成而可以合族也凡姿稟可教者好禮知恥者遷善遠罪者小廉曲謹者貴不簡傲者貧不卑屈者文藝自將者多識事物者吾於此因材而篤焉則身雖病而家不病矣自斯堂之成而可以取友也凡能修而通者能言而踐者卓犖而重者瀟靜而立者已知大體者能勤小物者虛心無我者善如已出者惡如無隱者相觀爲善者吾於此久交而敬焉則身雖病而道不病矣心不病則不蔽家不病則不替道不病則不孤貧無憾也賤無憾也存順而歿甯也嗚呼此豈忘其親而事其身哉堂之前有梅一株清圓茂密因以名堂無所取義示不改其舊也

萬竹亭記

蔣重珍

余已記一梅堂復爲後圃開林爲徑縛亭東偏扁曰萬竹亭有池池上有梅梅之外琅玕森然向臺而立如衆賢盍簪挺挺其清也如三軍成列懍懍其嚴也風清月明發揮高爽雨陰霧暗韜晦蒙密景物常變皆啟人意余時命蒼頭扶掖病足自徑而亭焉非日涉成趣之謂也非起居適

安之謂也其所感慨深矣余生於淳熙末年時和歲豐田里安樂先君與諸父實居鳳山貧不聊生故廬已屬有力者然茅齋方池飽足幽趣前植古梅後列修竹藜杖野服日引兒姪從容其間故余平時清夢皆此時事嘗刻之家傳以寫罔極之思矣今是亭之營本非求合而梅老竹茂渾然天成時異事殊心感情愴見先訓遺風使余一刻之不能忘也是余之一遊一息洞洞屬屬如將見之也可不謹哉雖然園林之樂一也而其所以樂此者則有間焉蓋先君諸父之樂此也安於貧而余之樂此也厄於病貧者循其理分之當然病者出於形體之偶然律之以原憲之言則大有愧矣先儒亦曰人多言安於貧賤皆是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余之病廢抑近是與書置壁間因以自警

平清堂記

尤燭

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古今不易之論也蓋惟賢而後知賢拔茅彙征治道斯臻而懷才抱德者亦得以垂鴻名於盛世古靈陳先生在神廟朝薦士一疏至二十有三人皆一時名公偉哲延洪我宋無疆之休三百載如一日猗與休哉沿海制使可齋先生古靈之裔清文直諒每以進賢報國自任不輕諾衣鉢有傳矣錫山舊爲



壯縣邇來敗不可支歲至五易長官可齋衣繡日畿選趙君紉夫來攝邑歲值大祲君聽訟以情守己以正明敏善斷事至立辨上承供億下甦凋瘵士民感懷列治績於臺府乞就真以福百里公朝報可未幾可齋入轄中臺旋鎮東海貽書以平易近民清苦律已八言相勉君因欲擯平清二字揭於公退之堂以自律可齋復大書鏤梓以惠之君屬余著語將勒堅珉以侈教誨不倦之意爚邑人也日聞善政喜君之得所主於是乎書淳祐次元長至前九日記

無錫縣學田記

薛師魯

古者設學莫重於教而立教之方必使學者無饑寒困苦之累而後教易行則士以待用田以養士二者不可偏廢也國朝踵昔成規開設學校迨慶歷四禩乃詔諸縣立學由是教養之澤布滿天下錫山爲今巨邑彬彬多文學士貢秋賦上春官視他邑爲最掄魁接踵英賢輩出比年以來學舍頽圯田租虧失生徒解散誦習不聞弊抑甚矣淳祐三載師魯被命來宰斯邑日擊其弊領事之初未克支首荷鄉達尊制使秘撰尤秘監昆仲終始扶持吾道篤意興修殿齋堂宇廊廡序舍煥然一新雖欲誘掖後進作成人材夫何學糧之在舊籍者十僅三四皆繇前此職錢糧

者與吏並緣爲姦多借逃亡戶絕之名肆隱占詭挾之弊致併去其籍而業淪於私家故一歲所入不足以贍一歲之需弊痼而不可攻攝邑職者不暇問也師魯一日因會諸友而語之曰古之爲教者一今之爲教者三彼釋老氏假禍福語誘齊民乃克侈大廬舍拉食以聚其徒今吾儒獨不能崇庠校尊聖人可乎且庠者養也非徒以養口體也校者教也非徒誦說云也今諸友誠能以詩書之澤疏濬其身心禮樂之教磨礪其術業達則充所學以治國平天下否則隱約自養以啟迪其後昆此其爲福豈不踰於緇黃遠甚何忍覲升斗之微肆其侵漁之欺而不思爲淑後計乎癸卯之春偶自本邑吏攬尤梓沒官租三百斛有奇歸之州郡師魯遂率學職闔詞以請蒙知郡秘閣章監丞有意作成慨然備申於臺部給憑改撥入學以助養士伐其朶頤無恥者之謀自是歲廩日豐士類雲集悉有弦誦盈耳之樂絕無甑塵釜魚之歎子衿之刺今可逃否乎雖然吏有時而更籍有時而泯將何以壽其永遠乎遂命鑿諸石以垂不朽淳祐五禩七月吉日奉議郎邑令薛師魯謹題

徐偃王廟菴記

尤棟

錫山西南一舍而近是爲五里湖湖之陽有山山之陽有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五  
廟祀徐偃王王嬴姓誕其諱爲周諸侯治以仁義穆王西遊瑤池忘返諸國交執玉帛贄於徐穆王馳歸伐之王不忍兵其民去之彭城武原山下而居焉至章禹見執於吳子孫散處揚徐間卽所居立王祀韓昌黎記衢州廟網羅舊聞於斯爲信蓋衢常皆古揚州境也然是邦也茂王子孫廟藉以不廢則里人若浮屠氏之力嘗質圖志闕創始歲月惟殿重建於紹聖戊寅書棟可考殿南爲軒軒南爲門其以東西二序殿後小室浮屠氏跌息地也廟山相傳曰廟塘廟據其趾石塘橫其東人是以名隸於廟者六十畝有奇歲取薪楨供祠祭等用紹興間善彬居之業猶故彬去中廢官稅莫供爲里正病吾宗有佃於官爲任輸送慶元己未衆謂祠宇日就荒蕪水旱疾厲將無所乎禱遂選請宗佾繼彬之舊佾敬其事神清苦持戒爲一方信重經營補葺由殿及序翼欹而正更污而潔結菴廟北扁以保慶中建閣以儲梵筴旁闢軒以延賓客廟逼湖波往來病涉又累石隄百餘丈爲橋三役竟復慮無以供衆乃置田三千七百餘步爲伏臘計先後二紀乃克就緒一日其嗣孫文禮欵門曰廟菴規撫粗整惟故山未復余曰於吾宗族歸之吁始乎此廟僅有此山今由菴而隄隄而橋照映湖濱過者屬目詢之衆皆曰佾與其徒道恢等敝衣糲

食積贏累奇而成余謂元本所在皆王仁義之澤浸潤演  
迤非惟子孫敬之里人與浮屠氏皆敬之故相爲扶持廢  
者復興失者復還也禮請記顛末茲山去先塋近余春秋  
掃祭經祠下瞻敬已登閣顧彼巖石磊隤久欲剡苔以記  
曾遊禮之言適與心會故書景定癸亥孟冬朔

遂初堂書目跋

魏了翁

予生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聞儲書之盛又恨不能如劉  
道原假館於春明者寶慶初元冬得罪南遷過錫山訪前  
廣德使君則書厄於火者累月矣因惟國朝以來藏書之  
盛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孺自唐僖宗爲榜書樓二字國

朝之藏書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於火江元叔及江南吳  
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臧獲竊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入於  
安陸張氏者傳之未久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  
正廬山劉壯輿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凡未久而失之宋  
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而元符中蕩爲烟埃  
晁文簡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  
之災尺素不存斯理殆不可曉聖賢不過託之憲言以垂  
世示後所以共天命而植民彝也兼收並蓄博覽精索以  
淑其身以待後之人此何辜於天而厄之爾極也使子孫  
不能守如張江王李之家是故可恨若孫宋晁氏則子孫

知守之矣而火攻其外矧如尤氏子孫克世厥家益莫可  
曉雖然是穠是藂雖有饑饉亦有豐年吾知有穠藂耳豐  
凶非我知也尤氏子孫其尚思所以勿替先志云

無錫金匱縣志卷三十五終

無錫金匱縣志卷三十六

文元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尤棟

寶祐戊午四明袁擇善從尹常之無錫創先賢祠附庸於  
學歷十九年時丁元二眠廟貌不如故自虞君薦發出而  
教授生徒乃灑掃蕪穢一撤而新已而增博諭師長之員  
會孫君桂發居之二人者皆鄉人也相與諏經訂禮為之  
言曰必釋奠於其國之先師無先師則與鄰國合國有人  
焉何庸取諸其鄰我楊文靖龜山先生雖非吾錫之人而

寓居於郡者十有八載今城東精舍乃其講學之地是卽鄉之先師也鄉者先生標表是祠居中奠位曾謂土崩瓦解之勢我興受之然有不依形而立者參倚如見吾黨小子忍倍此而更師乎喻工部玉泉先生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肅簡小山先生蔣忠文實齋先生何莫非吾錫之人而起家於邑者相望百有餘歲今里中故宅尙有指爲藏書之所非鄉之先師與玉泉遂初實齋三先生已有秩祠而小山先生未及與享迎之致敬獨可遺乎若夫廣漢大儒非不同宗河洛景定間已繇此而陞從祀然猶不敢先之繹而江西顓門之派其師友父子視吾諸老先生之所學未能無頓漸之異伊欲借晉人將無同之說以復其位庸詎知不見幾而作乎審厥象而儀圖之盍亦知所變置嗚呼職教者之能爲是言是必有默契於心而無疑者抑慮夫斯道之無師無傳復質之鄉老蔣公應新以其規接前輩年幾八旬其尙論人品具得之於耳聞目見之眞公曰如吾五先生則有可言者惟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氏所傳之道至河南二程夫子而復傳而龜山先生蓋受學於二程夫子昔伊川自涪歸獨稱楊謝長進使其學少變於凋落之餘詎有是言哉慨思龜山載道東南士之遊先生之門者甚衆玉泉乃登其門而能續程夫子之道遂初不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及登其門而從玉泉學亦能續程夫子之道小山實齋二  
公固不及登龜山之門又不及從玉泉學因龜山玉泉二  
先生論孟中庸大學之遺言而皆能續程夫子之道故玉  
泉得之而主紹興之正論遂初得之而爲乾淳之老儒小  
山得之而居慶元之學黨實齋得之而號端平之善類自  
九京之莫作而國人之無所矜式也久矣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始吾學之祠諸賢吾見其居於位者與先生並果孰  
使之然哉近若潭之長沙有祠周元公先生而以胡子五  
峯張子南軒朱子晦菴爲配者而鶴山魏公了翁因其修  
祠嘗爲之記亦深嘉而樂道之今可法也曲禮曰羣居五  
人則長者必異席曷不卽玉泉遂初小山實齋四先生而  
配我龜山先生乎謹曰然論定然後肖其貌是歲垂光大  
荒落卜六月丁亥展舍菜之敬周服殷冠魚雅就逝枚數  
先生之族子裔孫有渙乎無萃竊幸尤氏喻氏蔣氏文獻  
之存輯冠者五六人奔走與祭是之禮也救滅亡而扶壞  
爛豈曰小補之哉其初位次未定繪事未素棟方臥疾未  
興虞君數四貽書俾識其事奈何不能守墳墓政懼夫無  
詞以自白其先人何敢表先儒而厲後進輒謝不敏暨歸  
梁谿澤中值落其成固以請自揆愚隘無能言之不出恥  
躬之不逮燾子侍側語之曰二子之所云一老之所發揮

是即記也吾奚以文為汝其敬誦所聞告諸執事者雖然棟豈終無言耶夫祭不越望魯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然終漢之世其廟猶不出闕里永平二年詔郡縣行鄉飲始祀周公孔子亦未有作廟之文唐武德二年始命胄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敕州縣皆立孔廟出闕里徧祠夫子距今載六百五十年由此觀之其在諸子非其鄉國而祭之僭也僭祭非古也不於其僭而於其古則蒐遺黜異凡今日之所是正者庶幾解逐客之嘲棟不學妄論至此不能不為先生之罪人

無錫升州記

李晦

粵自黃帝畫野分州堯命禹別為九舜承堯肇為十一一縣之名未聞殷封國始有天子之縣縣之名聞而未詳至周作雒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縣百里郡五十里縣之名詳而在郡上始皇易封建為郡縣以郡統縣蓋昉於此自唐改郡稱州繼此以州領縣定矣歷代沿襲州縣之名號雖一州縣之更改不同錫山境土初有人於山下得古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甯天下清因名無錫舊志載周武王封周章少子贄於無錫安陽山嘗為侯國秦漢為縣新莽亦嘗改為有錫吳省并晉復置陳禎明中陞吳州尋復為縣中間隸會稽隸吳不同最後隋於常熟置州取縣名為常



未幾隸常州時唐武德七年也縣厯至今左姑蘇而右南  
徐引蠡湖而控申江錫山在州西可五里許清淑之氣蜿  
蜒扶輿磅礴鬱積而爲惠山拔起萬仞泉居天下第二故  
其俗愿而文民多魁傑忠信才德地大物稠古號繁劇天  
開景運二十餘年霑濡聖澤生齒日益衆元貞元年夏五  
月詔陞爲中州名仍其舊存古也明年正月之吉開藩於  
今五年陞改州記未立非所以侈皇恩而崇偉觀也今知  
州禾速嘉榮甫與長官暨同列莅官年餘政事修舉一日  
謀之儒館補其未備博士張元孫命予著筆余老矣猶能  
記憶前世州縣名義沿革一二并述今日陞改年月以爲

他日刪修圖志之一助云

梁谿義塾記

吳澄

梁谿義塾者湖廣等處儒學提舉強以德之所建以淑其  
里中之子弟者也塾在無錫州西南隅梁谿之東屋以間  
計三十而贏田以畝計一千而贏歲入以斛計五百而贏  
燕居有申申天天之儀報祀有濟濟將將之禮延請名儒  
以施其教招集後進以受其教務俾講習其間者皆能明  
經修行以稱時需此其意也侯嘗教授於南劔福州又提  
舉江浙湖廣其在官也政教所被亦云廣矣其居家也乃  
於里塾之教拳拳若是予竊證之以古古者國有國學鄉

有鄉學二千五百之州五百之黨既莫不有學而二十五家之閭猶必有塾里中有道有德之老朝夕教焉何也蓋教必自近始始於塾而升之黨升之州以達於國然後考論其材而官之培其根本者深厚而非農種莫獲之比古之人才所以後世莫能及也今日有路府州縣儒學有舊設新創書院不爲不多視古者鄉術州黨之學豈有異乎然教官例從省部注擬何能一一得其人哉學校之教有虛名而無實效往往由此義塾之教不然選擇師儒在已識鑑而無所牽掣雖未必有如淳古道德之師夫苟能得耆艾博碩之彥引導有其方熏漬有其漸不壞之以速成不害之以小利亦庶幾乎古焉爾凡游處義塾之子弟勿卑汚其志斷斷以古之人才自期此心此理必通貫體用而無闕遺所言所行對越天地而無愧怍若夫淺末於口耳葩華於筆墨以釣譽媒身而已甯不負義塾所以教之意也夫強侯又捐山四百畝爲義冢凡貧而無地可葬者得葬焉侯之用心亦仁矣至治二年當路以其事轉聞於朝立門旌表以云勸云

億豐倉記

陳邁

邁

元志作邁

國家謹租賦之入東南諸郡尤加之意故二千石長官專任其事所以重民食也常之爲郡沃壤多而稅石夥於是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置倉無錫州以便海漕合是州以及義興溧陽之糧凡爲石四十七萬八百五十有奇悉於此輸納焉歲率大府分官董之其責至不輕也今總管丁侯以開敏練達之才兼得爲政之體歷敷中外周知民間利病至順三年冬實莅是倉先是倉吏並緣爲姦往往高下其手當民租入時設計漁取或至倍輸羨餘旣多則縱姦民乘間爲欺詭濫掩冒莫能究也夫漕事有嚴發廩視之米色腐黑者有焉糧數折闕者有焉向常爲官府之累矣侯思所以謹之爰命屬吏疏厥糧多者俾先輸且躬授教條立期程信賞罰一斗槩均富貧政不擾而民信從率皆趨事惟謹務先期以濟向之漁取倍輸之患有不懲而自息焉侯之德民戴之實深非有過人之才者能如是乎昔漢兒寬爲左內史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故民樂輸襁屬不絕課更以最史臣稱之繁侯之治毘陵也下車未久適中寬猛之政彬彬可紀及董制糧事來錫山也一舉而掃數十年之弊其事有難於兒內史者今因州人士有請故書其事於石侯名奕祖世系仕籍有史筆焉

溪山勝槩樓記

鄭元祐

延陵溪山散在四封獨惠山秀出於梁溪溪當南北衝要發源於山而山之泉自唐迄今擅天下名品在第二山復

無錫金園集元 卷三十一  
突起於平壤數百里之間老佛之宮與士民室廬蜂房螳  
垤以附麗其深秀者槩無一弓空棄抑亦可謂盛矣哉然  
得其邃深者或迫塞而不紆得其宏敞者或空曠而不茂  
密獨華君別墅在無錫西門惠山橫陳悉露其深秀凡山  
之霏烟洩雲雨紆晴晦朝暉夜光吐護閃映以至於山之  
竹樹水石春腴夏陰孳斂而勁實者不出於其別墅几席  
之上則在於簷廡之間矣夫梁溪之演迤而東也至茲而  
始浩渺溢日鳧鷖儵魚翔泳出沒菰蔣荷芰被接洲渚望  
之而彌長挹之而彌深槩無遺觀也已高桅疾帆吳歛越  
謳溪翁柁師網罟繩擲舟炊而野飲聚語而散處掠輕檻  
而過望尊俎而笑殆與之相忘形骸而莫適爲賓主矣人  
謂君別墅據山水要會而總攬兼得之至順四年春余之  
維揚載舊藏溪山勝槩四字扁將捐之溪菴野寺耳君見  
大喜曰是造物者名吾亭也於是取而揭之水軒更七年  
爲至元仍紀元之五年余復道梁溪則於水軒之南建樓  
而扁揭其上樓旣高迴景益秀出登樓而觀山若增而益  
高水若浚而益深凡所謂勝槩者較之水軒不啻數倍也  
已夫延陵非無佳山水也顧以散在窮僻獨惠山不遠州  
郭而君之別墅適得其勝槩然更唐宋以迄於今果何如  
也華君能以德培其家教其子孫交友天下之賢者相與

詠歌而登覽之則斯樓也豈徒一時之勝槩也哉君名鏐字子英云

華孝子故址記

高明

惠山寺之東偏當泉水之上有三賢祠案志書今祠址華孝子所居宅也初祠久廢吳人王彬始復倡建既成則以三賢事刻諸石且曰初址實孝子故居孝子之事不以歿而不著復礱其碑陰以記其事章善也案齊史孝子名寶晉義熙末始八歲父豪戍長安且行謂曰我還爲汝冠後長安陷父歿寶奉命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不忍答輒號慟彌日建元三年詔表其門閭凡史載孝子事若此蓋自

西晉以來尙元虛賤名檢教弛法斃波流風靡而孝子獨能篤至行終始不渝其誠意惻怛可以貫金石干雲霓若與宇宙日月同其久於此見天之降衷人之秉彝不以衰世末俗而有異也孝子晉人而志謂齊孝子者蓋孝子生於晉長於宋歿於齊當其一身而天下三易姓當時居朝廷有爵位者朝事司馬氏夕事劉朝事劉夕事蕭恬不以爲怪而孝子奉父一言七十年餘未嘗斯須忘以至歿身不替使當時有爵位者其奉君命恪官守亦咸若華氏子則晉不當爲宋宋不當爲齊而孝子宜不曰齊孝子也凡遊於茲者憩幽林酌清泉臨風覽古懷三賢之高風慕孝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子之志行其素有志者宜加奮勵其未能者則澄思革心  
勉追遐躅是則某所以樹碑之意云爾夫人性一耳有爲  
者亦若是吾徒宜毋自怠

仁壽菴記

黃潛

仁壽菴者無錫鄉先生強君退休之所也君少負志氣能  
自植立以文學起家歷官五品用著令馳恩父母以及其  
妻因自念遭時承平天子方施錫類之仁以廣孝治榮光  
所被萃於一門歆然深以滿盈爲懼年未及謝卽上懸車  
之請朝廷欲寵嘉之以獎成廉退之俗遂如所請而官其  
子時君長子可仕從事帥閩成資而待調於銓曹乃任其

仲子可大尉一縣君旣釋組綬而還兩子又皆有祿秩以  
爲養始得肆情邱壑不復以世故自累爰相善地營樂邱  
於州西七里璨山之陽而築菴其旁締構巧填樸不近漏  
華不過侈有室可居有堂可以奉賓客有閣以登眺有亭  
以燕嬉曲徑方池尤花異卉可以近清涼而娛澹泊使來  
告曰菴以便吾私邱以息吾歸也幸爲我志之曩者君以  
仁山扁所居之堂矣今名其菴曰仁壽者仁其體壽其效  
也君嘗建義塾梁溪上以淑其里之子弟設義冢茲山之  
下使貧無葬地者咸葬焉此又其仁之見諸用者也爲效  
豈止旦夕之近哉抑予聞是邦以惠山爲巨鎮靈秀所鍾

鬱而不洩土厚石堅草木蒼潤泉發其中雅於茶事爲宜  
陸鴻漸品之爲天下第二誠宇宙間名區奧壤也茲山岡  
連隴接而特據其勝處去人境不遠而幽靚閑美若與世  
隔非有隱德莫宜居之惠山有仙者徐神翁之後盧君遺  
跡安知其人不往來山中而與君遇乎君儻得而友之則  
刀圭之益爲壽有非數量之計且將乘雲氣騎日月而逍  
遙乎六合之外尙焉用茲邱爲惟仁者之必壽本於吾聖  
人之言可徵不誣而今之名菴者克協其義是宜有述然  
不敢勦取先儒之說而重陳之姑承君之命又次其大略  
如此君名以德字振之仕至湖廣儒學提舉春秋六十有

八元統二年立石

復陳景忠修撰書

余闕

闕啟子山修撰遞至所寄書承諭令先世死事辭義懇至  
此正仁人孝子之用心比來遣使購求四方野史諸書宋  
故家子孫少有送上者豈歷年旣久文字散亡或子孫衰  
亡不能記憶而下材者不知暴揚先烈亦庸或有之也僕  
朴陋無似惟平生於人一言一行之善卽喜稱道况宋之  
亡降者甚多而死義者甚少豈不以降則生且富貴而死  
者人之所甚難也夫能舍其生且富貴而行人之所甚難  
此非若一言一行之善猶可勉而爲者而史者所以發潛

無金全圖景元 卷三十六  
德誅姦諛所宜急急暴著以諷厲天下而爲名教勸非特  
爲宋氏計令先世事僕所以遲遲不可決非敢少有他志  
特以德祐時國家分崩滅亡皆無著作而樞密院故牘載  
常事特略野史所紀特姚王劉事又皆紛紜失真而陳通  
判無能知者夫家傳不敢盡信先輩屢有是言必參稽衆  
論有可徵據而後定聖人於夏殷之禮詳矣然猶徵於杞  
宋之文獻況其下者乎況其文獻無足徵者乎雖君子善  
之使足下處此亦不易也近書庫中始得德祐日記數冊  
陳通判事始見蓋姚嘗之常在三月廿五日劉師勇復常  
在五月五日陳通判之辟在十八日時陳見攝西倅復常  
之日姚亦後至見於劉師勇之奏君家所紀亦傳聞之誤  
也謹以載八史中不敢遺落人禍天殃豈不畏哉昔歐陽  
公作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人以爲非第一等文字要是  
宋人避忌太甚如黃太史修宋書用見聞幾陷大禍今幸  
我朝至仁世祖皇帝爲金死節人立碑聖上詔修三史凡  
死節者命一切無所忌諱夫古之良史殺三人而猶執筆  
以往況今遭逢聖明何苦而爲不肖之行如陳壽輩哉香  
筆之類今士大夫往來之常固不必辭然恐有乞米之嫌  
茲用納上高文足見筆力歆慕歆慕何時合并以副所懷  
秋高千萬自重不具



昭先錄序

危素

宋德祐元年十月乙卯通判常州陳公炤死城守後六十九年爲大元至正三年皇帝詔修遼金宋史其曾孫顯會以書告史官翰林直學士王公沂師會翰林修撰陳君祖仁子山經筵檢討危素太樸請錄公死節事陳君及素復書曰史館修撰余君廷心實當記公事而慎重不輕信於是顯會又亟以書告余君反覆哀痛余君雖愛其詞然猶難之後從國史院庫得德祐日記載公授官歲月與夫復城城守兩轉官城破死節褒贈等事甚悉始爲立傳而顯會未知也遂走京師伏謁余君以請今其傳旣上進矣顯

會退輯次諸公爲公所著文字及其前後所與書問題曰昭先錄使素序其端素使過常詢其父老而參以野史雜記所載獨恨忠義之家其子孫往往才智駑下不能道先世事可勝悲哉而顯會獨惓惓焉於此懼其先德之不傳可謂賢已且顯會學行淳懿方出爲當世之用此錄蓋不待序而傳者然素讀宋禮部郎官鄧公光薦續宋書謂常之天慶觀道士收城內外積骸萬數至不可計并池溝塹無不充滿僅餘婦女嬰兒四百而已大兵入江南屠戮未有如此者則常之事史家尤當盡心焉按大元丞相伯顏驅降將呂文煥繇常嚮臨安先是左丞阿答海攻六月餘

不能下會守臣趙與鑑稱病溫人王良臣者屬舉不中流落無藉人也適寓常與錢嘗者詐稱郡官開門迎降降書首署錢嘗而末及已今法以署後者爲長良臣遂守郡嘗乃次之是年三月故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子嘗以知某州家居宜興與公合謀起民兵二萬復常州事聞丙申授嘗帶行軍器監簿知常州調揚州兵七千隸之五月戊子公差通判常州六月戊辰特以其職起復加奉議郎於是樞密院都統制劉師勇副統制王安節皆以督府命分兵守常加師勇安撫使殿前都統制張彥攻呂城八月加彥遙郡觀察使師勇防禦使又命統制張全將淮兵二千來

援文天祥督軍平江公之子應龍奔懇乞援天祥義之使朱華將三千人尹玉將五千人會於五牧全往橫林設伏於虞橋大兵奄至麻士龍死之全不救走還五牧華欲掘塹設柵全皆不許大兵薄華軍華力戰自辰至未華軍死於水者不可計至暮大兵遶出華背會全謝雲胡遇曾王先遁尹玉力戰手殺七八十人全軍隔岸不發一矢華軍渡水挽船全斷挽者指於是多溺死者尹玉戰死全亦宵遁惟尹玉殘軍五百與大軍角皆併力死戰無一降者質明易崇等四人脫歸天祥謀再遣兵道不通矣全淮東債將也嘗從許文德復清河兵已入城全鳴金收衆文德不

敢以斬將自專送之帥聞竟免之及是天祥欲先斬全并  
寘敗將於軍法以全朝廷所遣請於陳宜中宜中又免之  
卒以降天祥至餘杭始斬會全以徇耳目呂城之敗城中  
短氣然猶堅守四十餘日殿司及所親籍籍偶語欲進異  
謀輒憚師勇忠壯莫敢發言俄羣鴟飛匝城中衆疑其妖  
亡何大軍有鴉鶻亡集城上請以善馬金帛贖之師勇不  
予與淮將謀卜十月丁巳率勁兵突圍出戰乙卯伯顏親  
率廿萬衆抵城下急攻北門將士力戰再退遽攻南門屬  
地分將張超離所部謁神祠大兵自超所守處登城軍士  
不見主將拒鬪不力城遂破撥發官傳忠導師勇以數百  
人開東門拔柵踰塹而去師勇弟馬墮墮躍不能出師勇  
遙舉手與訣轉戰而前間道疾走幾危者數比至平江纔  
十一騎云安節善用雙刀率死士數十人巷戰及左股斷  
猶手殺數人大兵脅之降安節大詬曰汝不知守合州王  
節使耶乃吾父也吾豈爲降將軍辱吾先人遂死之天祥  
後繫燕獄爲詩哀常州云常州宋睢陽也北兵憤其堅守  
殺戮無遺死者皆忠義之鬼哀哉哀哉詩曰山河千古在  
烟火一家無壯甚睢陽戰寃哉馬邑屠蒼天如可問赤子  
果何辜唇齒提封舊撫膺三嘆吁豈縱火自焚公調兵巷  
戰敗歸坐廳事左右牽馬請由小東門出公曰去此一步

非死所矣日中兵至堂上慷慨不屈死於所居之位是時  
淮軍死鬪入殺數人乃死有婦人重傷伏積屍下見淮軍  
六人爲大兵所逐六人反背相拄且前且鬪殺十百人乃  
斃莫謙之者宜興浮屠起兵戰死徐道明天慶觀道士不  
降死至是宋雖危猶用褒恤之典贈麻士龍正任高州刺  
史一子承信郎尹玉濠州團練使立廟贛州一子承節郎  
賜田若干畝王安節保定軍承宣使謚忠蓋二子大使臣  
恩澤賜銀絹五百會子廿萬田千畝姚皆龍圖待制公得  
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一子將仕郎皆立廟莫謙之武功  
大夫昔聞傳者之言曰天地有大經亘萬世而不泯者忠  
義是也夫惟敗亡之國其人乃見而有道之朝務存至公  
不責其抗而錄其節至於倒戈迎降開門輸款者雖賞之  
爵之而未嘗不疑其心薄其行是以高祖致丁公之戮文  
皇章君素之贈皆所以植天衷正民德崇世教非淺見俗  
識所能測也仰惟今皇帝示天下以至公明詔史臣毋諱  
死節素待罪史官分修忠義傳網羅放失夙夜兢兢故常  
之事得而備書之然猶恨死者多逸其氏名爲之永慨而  
已顧安得家有賢子孫如顯曾之能昭其先者乎公家本  
寒素旣祿食歲連稔頗多積粟鄉之人乏食者以衣來質  
卽以粟與之類歲不贖之衣甚多是歲又盛釀酒九月十

有三日公生之日應龍自無錫以數舟載衣及酒盡裝入城稱壽因犒軍士畢公曰吾必死此吾宗不可無後汝歸守墳墓毋復來泣別而出應龍既請援督府又傾家募士以補散亡革命之後杜門不出命子協購求公遺文錄藏之衣冠不改終其身焉顯曾之生協稟命其父以製名字以景忠訓之曰顯曾者欲汝顯其曾祖也景忠者欲汝景慕曾祖之忠烈也汝其識之及病革遺言曰汝毋忘重闈之養及名字之命顯曾泣曰不敢已而目不瞑顯曾泣曰不敢忘遺訓也乃瞑時顯曾年方十六故顯曾克篤孝誠久而弗懈余讀其昭先之錄亦必爲之廢書而感泣也至

正六年四月既望

忠靖王廟迎高送神辭

有序

倪瓚

至順元年春吳楚洊饑天災流行連數郡道殣相望沴氣薰襲爲瘥爲扎錫之民咸被漸染小大惴惴無所請命邦之耆老相與言吾邦錫山之陽有嶽祠祠有明神焉曰忠靖王祚爵東平生能奮忠死有遺烈赫聲濯靈福我錫民自有年矣在昔宋季大疫用禱於神變沴爲祥德載歌詠民病亟矣宜從故事乃合羣謀籲衆感卒從祠下鐃鼓鏜鉉旌纛掩靄導輶駕以臨城闔香雲漲空耄稚奔走衆心推誠祈祀惟謹惟神顧歆來格來饗若沐神水若濯冷風

毆禳妖氛民疾用瘳丕癉神化無遠弗暨鄰邑之民祈者踵接環句吳四封所活幾萬人焉是神有大造於吾民也禮神能禦大災捍大患者則祀之矧威烈若此是宜尸祝而社稷之舊祠燬於火未幾民更興復其制瓚嘗以母病致禱立愈因作迎高送神辭二章刻諸山阿俾錫民歌以祀之辭曰

靈皇皇兮岱宗神之來兮駕飛龍赫蒼顏兮朱髮如火紛羽衛兮岳祗案砥青霓旂兮白蓉裳降大荒兮被不祥毆野仲兮遂遊光惠我民兮神樂康蘿帳兮雲幄湛寒泉兮瑟蘭勺撫偃蹇兮歛參差薦芳馨兮神膏之靈娛娛兮奈何樹紫檀兮山之阿匪斯今兮福斯土沐神休兮千萬古神之去兮驂雲螭風剌剌兮吹靈旗悅臨風兮延竚悵神遊兮難駐神旂兮翩翩撫一氣兮周八埏朝騰駕兮西神夕弭節兮東魯噫神往兮莫我顧民有顓兮載福斯祐折瓊華兮遲神歸歲復歲兮神甯我違石戔戔兮流水壽我民兮報祀無已

明

惠麓小隱記

孟 棾

惠麓小隱我先府君識所居之扁也當九龍峯之陽惠錫兩山之間故伯祖奉議舒城將君葬焉奉祠有菴曰壽甯

命僧泳主香火泳分其徒富繼守之以淵住禪悅禪悅亦由壽甯出久而壽甯漸廢稱貸於淵淵勒以壽甯歸券將撤我宗祀時先府君自南康校官歸過家上冢知之壽甯業已易矣遂訴於有司有司利淵之私不能伸者數年會部使者兀顏公明燭洞徹決以一言獲復業而徙居焉改立復本堂以奉大宗主創鄒國公祠撥田給祀事延師教宗族子弟茂林修竹清遠遶舍山可樵圃可蔬嘗命何東谿寫圖自題絕句於端以寓心目之勝當時縉紳題詠盈卷府君卽信州錄事年甫六十慨然歎曰故山榛莽田園日蕪遂引年謝事而歸閉門不出十餘載日與高人幽士吟嘯自娛教子耕讀優游泉石將終身焉至正丙午陽山盜發燬及吾廬子孫乃散處邱隴墟矣越己未主一自括歸顧瞻泉源之深長草木之葱蒨皆爲樵牧境於是求先府君釣遊之舊躊躇詠歎依依然殆不能舍而去之且痛先人復業之艱不敢仰視乃營草堂於故址安祖宗之祀栽松竹浚泉源將繼小隱之志其有日矣噫古之仕者去家而見用於世旣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況所值之時乎時之盛衰迭爲消息理則故然然昔之著於前者嘗盛矣今則適當其微而何怪其然也豈故家遺族不忍以其零落遂就於湮沒將有復於

微焉追念前人之經營輯錄先輩之贊詠繪圖成卷而傳之使來者知之亦有以推先世之澤而有立焉豈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時洪武壬戌九月甲子日書

竹茶鑪記

王達

性海禪師卓錫於惠山之陽山之泉甘美聞天下日汲泉試茗以自怡有竹工進曰師嗜茗飲請以竹爲茗具可乎實鑪云鑪形不可狀圓方上下法乾坤之覆載也周實以土火炎弗毀爛虹光之貫穴也繳文外飭蒼然玉潤鋪湘雲而剪淇水也視其中空無所有冶鐵如柵者橫其半勺清泠於器拾墮樵而烹之松風細鳴儼與竹君晤語信奇玩也禪師走書東吳介子友石菴師以記請夫物之難齊甚矣尊疊以酒鼎甗以烹此蓋適於國家之用尤可貴者若斲鼎以石製鑪以竹亦奚足稱豔於詩人之口哉雖然尊疊鼎甗世移物古見者有感慨無窮之悲竹鑪石鼎品高質素玩者有清絕無窮之趣貴賤弗論也且竹無地無之凌霜傲雪延漫於荒蹊空谷之間不斄伐而筥箕筐篚之屬過者弗睨也今工製爲鑪焉汲泉試茗爲高人逸士之供置之几格播諸詩詠比貴重於尊疊鼎甗無足怪矣初禪師未學也材豈異於人人及修持刻勵道隆德俊迥出塵表爲江左禪林之選亦竹鑪之謂也是爲記歲在乙



亥秋仲望日

縣治同心堂記

項 伍

國家建官以一邑之事不可獨任令爲之長丞簿爲之貳佐史以文墨參贊其間欲其同心協力隨事可否務得民情務合公論而後行焉蓋衆論所同則無適不當衆慮所及則無隱不周衆力所集則無重不舉雖然心本也心有不同則猜忌日生乖戾日稔來讒賊之言啟忿爭之禍彼此且不能自安欲望其修政立事而有以安乎民哉故狹量不足以處衆偏見不足以燭理固執不足以達務天下有大同之道視人猶己不立町畦同此心之公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同此心之恕審取舍之幾明義利之辨同此心之廉王事在躬靡違甯處同此心之勤夫如是而後可謂之同心易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其斯之謂與是道也不止於爲邑爲郡也雖旬宣邦國許謨廟朝可也昔舜命九官濟濟相讓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武有亂臣十人致篤棗之忠盡保乂之道非心之同能若是乎夫以古之聖賢其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率由此道矧一邑之中同僚之契有兄弟之義焉其可舍此而他求哉正統初予以謫才來令無錫而邑佐三山潘君惟深涇陽李君永芳同郡董君仲謐典史保定李君

顧荆南范君真相率來此皆能以公恕廉勤爲心莅事之暇嘗燕集於公退之堂論事斟酌重輕善以相告過以相規所以同心而予民者蓋庶乎近之矣予因以是名堂冀諸君之相與勿怠庶無負於朝廷建官之意也

漪瀾堂記

盛頤

皇明御天混一四海化干戈爲衣冠之俗華風漸被山岳效靈吾錫據江南之望惠山之泉稱天下第二石罅細流由山麓聯絡迸注而爲井由地中瀉於龍吻渟而爲沼突然底臨其上漪瀾堂也茶仙之品評坡老之題詠傳誦迄今代有名人承風步響士庶之雲集者無虛日三韓之使

亦訪問焉吾宦遊兩都關之東西齊魯之境吳楚百粵足跡殆遍奇踪偉觀孰非悅於心而快於目者而王事之暇耿耿於懷寤寐此泉此堂而莫之釋良以父母之國少日釣游處也成化丁未春內臺解組旋始得如願與舊友員外陳君進之封太守秦君景暘邑令榮侯躬實來游山中或折簡而會或不約而遇維舟溪上相率以嬉登高振衣望遠終日季秋之望侯復請遊觴於堂籩豆斯陳獻酬有序采英浮白閒以詠歌仰而觀山峯攢雲簇如萬馬爭馳於闌檻俯而聽泉其潺潺與松濤奔放上下互爲清濁恍聆九奏於洞庭自念久勞於外茲歸骸於承平之日以時

賞心形神俱爽不負吾泉吾山之期待士夫以完節歸余  
詎敢當耶會斯堂漸圯侯欲圖新之繼日乃出羨餘經其  
始弟頤捐鏹相其成剗穢而爲夷易舊而爲新匠者斲朽  
者墁危簷峻楹承蔭廣霽飾以采環以闌三閱月而告成  
侯以記請予謂水微波爲漪急湍爲瀾昔人以之名堂者  
有在原泉之一潛一顯卽陰陽之一翕一張此道體之妙  
也夫子泉上之歎子思淵泉之論文公源頭活水之句厥  
義弗殊此侯素講明者自今斯堂之新也觀其水之瑩然  
則思以澈民隱觀其流之不息則思終始此心是大有助  
於來者豈佚游云乎哉侯謝曰是亦僕之志也遂書刻之

松風閣記

秦夔

凡屋於山必重簷峻楹高跨冥漠迴凌清虛庶可以納遐  
景招遠風此勢所宜然否則卑鄙弗稱去惠山之西一里  
許有菴曰聽松據九龍之腹山谷靚深人蹟罕至洪武間  
高僧眞性海居之凡朝之縉紳與夫幽人韻士來遊錫山  
未嘗不觴於斯息於斯歌詠於斯然蓬屋蠶牖背山而廬  
可以栖霞卧雲難語夫高明爽塏遊者或病焉戊戌秋余  
嘗假宿於菴菴之後有岡翼然間與主僧宏上人登焉方  
凝神莽蒼間俄有風西來孤響泠泠若龍吟谷中顧問左  
右安所得此乎上人戚然曰此松風也岡之西舊有松萬

無錫金匱縣志 卷三十一  
株每風起巖谷間輒洶洶作秋濤出峽聲吾祖真公聞而  
樂之嘗欲閣於斯未幾示寂而松亦旋剪爲薪今獨餘三  
數株在爲指示之皆蒼髯垂胡若元夫巨儒拱揖巖畔余  
因自計登茲岡者多矣皆莫克聞此而適使余聽之豈真  
公在天之靈將託余以贊斯閣之成哉況重簷峻楹於此  
之道宜然乃爲相度形勢經理財用凡我同志咸樂補助  
而經營幹蠱上人實任其勞不數月厥功告成危欄支空  
廣霽承蔭易卑爲高去奧卽明高霞低映遠山來朝而松  
風亦時時作金石奏清泠激揚可以蠲忿滌煩所謂納遐  
景招遠風者盡在是矣余間登而樂之嘉上人之克追先  
志且自慶異時宦遊而歸將往來於茲烹泉聽松以終吾  
老也遂書以識俾後之登斯閣者有所考

古父華孝子祠記

王華

華孝子寶生晉義熙間南史載其事孝子生八歲父遣戍  
長安謂孝子曰須我還冠汝父竟死不返遂終身不冠亦  
不娶年七十餘以弟寬之子爲後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爲  
大孝孝子守其父命終身不冠娶人不能無疑於其說也  
屈原自沈以死楊雄譏之朱仲晦曰屈原之忠忠之過也  
屈原之過過於忠也夫亦孝子之謂也與孝子故無錫人  
無錫華氏皆孝子之後殷大昌衍盛於他族惠山之麓舊

有祠自孝子之歿千百餘年禮祀無替當孝子之生其時  
 王公大人有子若孫氣勢百倍孝子者何限然皆淪廢湮  
 滅而孝子獨以其一念惻怛卒能富有無窮之祀孝道之  
 大施諸後世非朝夕之故也固如是哉宏治癸亥華氏之  
 十四世孫曰守吉者謀脩孝子祠事未舉而歿明年甲子  
 其子煥輝燿勲成父志乃大新祠宇捐膏腴之田五百畝  
 以供祀事而以其贏賑族之乏孝子之事益大彰顯而守  
 吉父子之名翕然不愧其家世蓋華氏之以孝義相承益  
 信其流澤之遠也四子既請其事於朝復以狀幣來丐予  
 記夫孝子之孝守吉父子之賢皆有勳於世於是乎書

復五賢祠記

正德丁丑

邵寶

無錫縣儒學之有五賢祠肇自宋季其初四人繼或以意  
 益至九人薇山虞薦發氏實釐而正之損五人益一人是  
 謂五賢五賢者為龜山先生文靖楊公玉泉先生喻公子  
 才遂初先生尤公延之小山先生李公元德實齋先生蔣  
 公良貴位則龜山中而南面四君子者東西列焉事具尤  
 棟氏所為記歷元入國朝以意益焉尤多且遂並列無配  
 今考其人莫不節具章成而其道於龜山則有間矣君子  
 之論焉可誣也成化中祠再葺武功伯東海徐公記焉於  
 五賢之承傳履歷詳矣而他不一及此其意蓋猶夫薇山

也然而班簞如故弗革益加某少遊於斯讀尤徐之文嘗謂是祠一失則泛再失則雜泛可裁也雜不可辨乎蓋亟瞻亟與歎而莫可告者正德丁丑夏督學御史安成張君汝立毀諸尼若女冠之居以修我學宮人或以是為言汝立乃問於某某謂之曰人之言然蓋亟亟圖之於是屬吾郡貳守蓋屋范侯汝霖擇地尊經閣後為堂四楹中龜山而從以四君子者如虞氏釐正之式復其榜曰五賢凡後所益者則於舊祠祀之謂之鄉賢邑博士唐德卿劉景儀鄭大節謂其實先斯議不可無記乃率其弟子某等來請昔韓子稱求觀聖人之道者自孟子始孟子後千餘年而兩程子繼之今之求道者不當自程子始乎龜山傳程子之道而南者也其在無錫久至十有八年說者謂其嘉泰伯延陵之風於是止而進修焉追惟其時及門若私淑蓋繁其人而四君子者深矣是祠是配其將自龜山以求程子乎其自程子以求聖人之道亦將於是乎在書曰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斯舉也其有之是故裁泛以義昔之君子遠矣今之君子為其雜也而以名實立辨焉亦昔之君子之志也雖然非賢督學其孰與成之

張中丞廟記

邵寶

張中丞何神也唐睢陽守張公巡也公當天寶之亂城守

無金匱圖說卷三十六  
以死且曰當爲厲殺賊史稱其有保障江淮之功宋南渡  
後民結社備寇者在在作公祠以倡忠義祠必厲狀謂之  
公志錫山之祠豈亦創於其時邪說者謂宋異人盧至柔  
者於此得泉井而施民以療疾疫遂祠公泉上俾汲必告  
以鎮民譁然以泉故禱者日衆其祠視他郡特盛蓋自始  
祠迄明景泰凡若干年矣而耆老有行義者議曰祠必有  
祀祀弗在典猶弗祀也乃以上請得春秋祭著爲令若干  
年成化某甲子議者又曰祀有典矣而祠以厲附他廟弗  
經弗專乃卜其東爲今廟君子曰是近於義廟成貌公於  
堂以人易厲衣冠惟時主書其官祝如之榜亦如之君子

曰是近於禮夫民祠公有報有所而禦災捍患無一日不  
望於公初何假夫泉哉然泉之利甚博收而幕則滯勿幕  
則泛勢必有主者而惟公是歸則公之得於人者亦於是  
乎徵觀一邑而江淮之南皆可知也氓之無私誣公以厲  
誠誕且怪然厲乎由民弗厲由民民求公殊而公之爲民  
佑者譬之茲泉或泥或蝨而水固無不在也黜乎厲以從  
其初如是爲義如是爲禮如泉之潔則源源而來以是求  
公公必膏之故泉不必廢也廟與貌不可不正也吾於斯  
舉有取焉昔狄梁公毀淫祠於南方所存者四其一伍員  
公之忠於員遠矣而祀由禮義其將與茲泉終始乎是爲

記

秦淮海先生祠記

邵寶

淮海秦先生祠堂者先生之十九世孫銳之所建也先生在宋建中靖國間以國史編脩坐黨籍謫外卒於藤歸葬高郵政和間其子湛倅常州遂遷葬於惠山其孫南翁因家無錫傳十餘世至銳之祖封武昌知府景暘暨其子方伯廷韶其諸子封都憲潤孚謂先生生長宦遊之地皆有崇奉而無錫爲葬所顧獨缺焉蓋有志於祠未果而繼卒銳欲擇善地以成先志久而未得嘗以告予繼之以歎正德丁丑監察御史安成張君汝立以提學至縣盡毀尼女

冠之居而及於鳳光橋東所謂善智寺者銳見其近且塏爽乃請於提學君君亟稱善而從之爰謀於其諸子今鄉貢進士泮歸直於官請其地而建焉始事於戊寅之秋越明年己卯春厥功告成予往謁焉退而歎曰美哉秦氏其盛矣乎蓋吾嘗觀於前宋蘇文忠公以文章氣節重於當代而先生文麗思深風致清逸與黃陳數子並遊於門亟見稱許旣入史院不幸死於遷謫至於今誦其言想望其丰采者猶色然起敬謂當與文忠並傳不朽況爲其子孫者乎無錫故有祠在墓旁蕪葑已久而數十世後乃有不忘其先如銳之祖孫父子者君子雖欲弗與不可得也秦



在無錫自國朝以來起家鄉貢者九人登進士者二人而  
學行政績莫顯於方伯與今都憲國聲嗣而興者其人尤  
衆初銳旣得地而經始也亟用書告都憲於湖南都憲曰  
此吾族之缺典不可不圖及將落而告其二叔永孚仲孚  
又皆曰此吾祖吾父之志也不可不力祠因故材葺而爲  
堂中奉先生像前爲門堂之後新作燕室四楹室之後爲  
樓題曰淮海其下爲夾室常州公暨處士物初先生暨武  
昌暨封都憲暨方伯五公之像縣焉左右有序凡若干楹  
歲舉私祀於堂銳也裸獻唯謹餞於室則諸昆弟咸在夾  
室五像以有家廟故薦而不祀乃若二子濂汶及其羣從  
延師講肄亦皆於斯蓋尊賢於先而因以風其後人銳之  
繼述於是乎大矣某辱交於秦氏三世至銳始爲姻連蓋  
於是與有慶焉頃銳以記請再辭不獲旣爲書其事復作  
迎送神辭俾於高焉歌之物初都憲之曾祖也於武昌爲  
諸父銳字國英太學生其辭曰  
有藤糾兮若虬與古木兮相繚公何爲兮此邱昔有夢兮  
彼州夢維水兮我泉清流公舍此兮焉留矧有箕兮有裘  
世復世兮千秋公之墳兮旣荒邑有構兮曰公之堂蕙肴  
烝兮奠桂漿肅登降兮有冠有裳公之來兮如水斯洋公  
之去兮如風斯翔祝有冊兮歌有章惠諸孫兮不忘

李忠定公祠堂記

邵寶

惠於錫爲名山山之重在泉而幽邃如聽松菴者次之菴之左有茂林修竹觀者謂爲一山之勝吾世墓邇其地舊矣宏治間購於僧而得焉時方考宋丞相李忠定公居錫之故而恨其未之祠也蓋有意於斯者凡十餘年至是幸獲休退而始爲堂於竹間以爲公祠間嘗登而四顧左右前後無非竹者乃額其門曰尙德書院若謂竹有君子之德凡觀物者尙之云爾然豈徒以物爲哉思古之君子而不可見將誦其詩讀其書以論其世蓋狂斐之志如此粵稽三代以來君子之在錫者以至德則泰伯之祠尙矣儒學如龜山諸賢亦故有祠於學凡我後進皆得拜而瞻之公自其祖由邵武來居生長宦學於斯至以梁谿自號則固諸賢之儔也況嘗廬墓茲山義起之禮顧當後舉哉此堂之所以作也今夫祠擬諸祭菜則事合稱諸鄉先生則名正肖諸家廟舊本則像眞與子弟諸生歲時率以從事庶幾一陟降間如與公周旋交懋厥修以階聖賢之域蓋不知道有隆污而時有古今也抑亦自尙吾志而已矣公之學吾未知其所從受觀其父母葬銘皆出龜山當亦與聞程氏之道者故其建明經畫大抵篤君臣明臣夏達經權審進退以身任重而不自失焉其忠義激烈千載而下

猶能使人興起史稱公有諸葛武侯之心而考亭朱子序其奏議至以天生弭亂計之卽是而觀謂公古之君子其不然哉昔朱子以匡廬臥龍菴之名取諸潭石遂緣其義爲畫武侯於堂君子謂其有異世之感若公於此精爽伊邇風聲所及學者有師揆之匡廬蓋爲感雖同而事則切矣乃若以竹興思寶不敏於龍菴之說竊自附焉天下之君子當有能知吾過者是舉也吾甥華珉實任其勞始於正德庚午七夕成於中秋奉安於重九皆不愆其素奠畢小燕客賦淇澳而退

海天亭記

邵寶

亭於惠山之麓曷爲以海天名山有泉發自巖竇滙而爲池七池相注東入於溪北東百里入於江又東百餘里入於海海泉之所歸也吾嘗觀泉於池思其所歸登高而東北望曰海其在是吾泉至是極乎望而不見則仰天以歎嘯詠而歸山之麓於是乎亭亭成與客登而歌之歌曰茲山兮我泉始流兮涓涓東行兮何極指滄海兮爲淵逝晝夜兮不舍又焉知兮歲年吾窮源兮思委方在此兮忽彼望大海兮未見見雲天兮興喟天冥冥兮雲深深登茲亭兮勞我心客有和者曰泉流兮山中日流兮日東彼東海兮伊邇吾舍此兮焉從源之委兮朝復宗子不聞兮古人

曰有本者如是孰進之見兮未見其止海際天兮天有光  
遠在彼兮近吾汪汪知子者謂子之有望不知子者謂子  
為荒海滙然兮天一方予聞而使反之飲泉而退

點易臺石記

邵寶

邵子作點易臺基既定矣偶行於其崖之上有石突出其  
高數尺廣半之其西有如級者可升其上有如榻者可坐  
其右有如几者可倚可枕石之前有如案者誦可攤書書  
可伸紙飲可置蔬一盃酒一壺其東若北皆嶄焉壁立有  
巖巖之象或坐而東北望則武進之橫山江陰之定山邑  
東野之膠山高山芙蓉山鴻山山嵩山石室諸山歷歷  
可指近瞰蓉湖如沼在圃通波枉渚錯襟互帶而奇松一  
株適當其前觀者以為此真臺也邵子喜遂以所書點易  
臺三字刻於石上

超然堂記畧

邵寶

超然堂者二泉邵子之所作也邵子初為許州許有尚書  
臺在臨潁之野嘗聞之故老而未之見也宏治甲寅一夕  
夢至焉其堂曰超然而吟松詠竹二齋列於左右寤而語  
客客紀之以詩越今正德庚辰二十有八年矣邵子既辭  
尚書之召作點易臺於惠山之麓既成而登恍然於夢中  
所見故為堂於臺前榜之如夢或謂許之臺名尚書蓋以

漢馬融氏嘗講經於是也故句今臺焉乃適邵子之起為是官也名若是協耶或曰不然邵子為親而請告其起也當正德卯辰之歲時上下方震凌撞擊而邵子獨優游泉石間超然云者其在是乎邵子聞而謝焉既而喟然曰古之人有晚年進德者疇昔之夢所謂伸於萬物之上非學何以至此吾雖老固不敢自棄也二人所云或失則淺或失則荒於吾志何有乃為之歌曰我昔夢兮超然倏荏苒兮三十年吾臺斯兮斯屋將假我兮韋編若登山兮望海何恢廓兮吾天又歌曰天高高兮萬物在下叶孰能靜觀兮精思何苦久矣吾衰兮吾過吾補孰夢非真兮孰今非

古二人聞之若相謂曰邵子其超於夢矣邵子復起而謝焉遂書為記

碧山吟社圖記

碧山吟社在惠山之麓黃公澗上成化宏治間有隱君子修敬秦翁景暘與竹石陸翁懋成梅菴高翁惟清遜菴陳翁天澤杏軒黃翁公祿聽玉楊翁叔理綱菴李翁舜明玉溪陳翁行之北野施翁彥清玉林潘翁繼芳築室於此相與為耆英之會而秋林陳翁進之歸自工部冰壑盛公時望歸自都臺中齋秦公廷韶歸自江藩亦時時一至不在恒數其會則惟論詩詩成有燕肴核數盤飯一盃酒八九

行而已於是三原王端毅方在撫院亦聞風而願見焉王文肅吳文定二公亦數至而深慕至形於詩詠如是者若干年而修敬卒諸老相繼淪謝今存者惟玉林一人能談其事聞者猶歆慕之欲繼之而莫能繼也蓋是時修敬素有鄉望且其爲約甚嚴十人之外不參以俗客雖盛暑祁寒必各以其服至不褻不散一會一詩必命題必起藁若爲課然者夫是以能久而繼之難也今考其年綱菴八十有六修敬八十有五遜菴八十有三竹石八十有二梅菴七十有九杏軒七十有三聽玉七十有二玉溪六十有九北野六十有一皆可謂壽矣而玉林今年八十有二康彊如六十七十者其壽尙未量也此卷爲玉林所藏中亦有社外作者寶於諸老皆及見之比方仕於朝未能操几杖以從焉所謂歆慕之者蓋甚於人人辛巳歲大司徒秦公以都御史被召還自湖南訪我二泉書院嘗同至吟社徘徊久之今見此卷吾且老矣烏能無情哉於是乎識

貞義祠記

邵寶

貞義祠者孰祠祠單姬也姬曷爲而祠也姬爲錫士人思明之女生十二年許嫁沈氏子昇未歸而昇死姬曰吾父母旣成言於沈矣生平惟沈死乎惟沈遂誓不再適嘗翦其髮以見志焉繼聞有他議而爭欲委禽焉者乃自經以

謝幾絕而嫂氏解之復引刀刺臂流血盈襟將斫腕嫂抱持之家人奪其刀而止自是無敢言者其兄毓告其父母曰妹之志不可奪矣吾雖貧當養之終身耳蓋若干年而父母繼歿姬哀以致毀乃復與其嫂力作以資衣食者又若干年兄歿兄之子允中復任養事而姬且老矣蓋從容閒適安而不苦溢於丰采與其節稱年至八十五乃終楊長史澹成先生爲作傳焉夫是以鄉大夫士有祠之議也曷爲謂之貞義從一而終婦之德也守是貞若姬者禮所謂加於人一等者也是有義焉故旣曰貞矣而又曰義此君子之志徵諸鄉人而爲言者也祠在惠山東麓周文襄祠之左中爲堂四楹以奉姬主前門後寢左右兩序繚以周垣其制如此承臺檝而成之者郡守瓊臺陳侯秀卿縣令古代陳君名世也而貞義之榜僉事馮君廷伯復爲大書之然則可以訓乎宋共姬逮火而死仲尼作春秋旣書其卒又書其葬而三國來賸皆特書之所以旌其姬之節也今姬之事雖跡若稍異而心則一可以爲難矣風勵末俗獨無取焉爾乎以義起而祠之者使臣觀風之禮而旌節之典朝廷明有著令後當有嗣而行之者冬十月祠成允中請記予昔嘗爲姬作贊茲用附焉贊述姬志而未及於祠時未有祠議故也辭曰

古有許劌於墓焉歸身非劌比許胡可違命出父母天生地成惟一不二以成吾貞髮吾可翦臂吾可刺吾頸可經心不可易言吾未耳貌亦未目惟若人名心焉既屬始以感激終以從容七十八年吾有吾躬親亡有兄兄亡有姬身其康強德音秩秩誰與政人上告天子我有贊詞用襄國史

城南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歿其地化為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以舉子復聚徒講學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用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則自述其廢興而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牙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蹟以風厲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謂之何爰筆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厥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歿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則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者豈遂淪入於佛老詞章而莫之知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若華氏者相繼脩葺之縱其學未卽大明其間必有溯流以窮源者亦何至



淪沒廢置之久又使其時有司若高君者以風厲士習爲已任書院必不至於頽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室而蕩爲草莽之墟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上接孔孟而下啟羅李晦菴統緒相承斷無可疑顧世猶疑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嚮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莫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遊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信乎書院之復爲不虛矣書院在錫伯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泰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泰伯之遺風尙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泰伯墓碑記

楊文

泰伯遭商周之際以讓德逃之荆蠻寓無錫之梅里號句吳東南抵浙西北抵江方千里之間古謂之三吳者皆以霑化而名也梅里去城三十五里白伯瀆之陰曰梅村蓋伯居在焉瀆名伯相傳以爲由伯而鑿是也伯歿葬鴻山

之西嶺去梅村地五里今鄉人所指吳王墩者卽伯墓也  
山以鴻名謂漢隱士梁鴻居於是而前此不稱鴻而稱皇  
亦以伯故也蓋世變時移之後古蹟混其名實幾於泯滅  
而不傳者豈獨一吳泰伯之墓哉縣故有廟春秋奉祀寢  
久棟漸撓堊漸毀宏治戊午令尹姜公文魁以名進士初  
任有事乎風化也乃從民所欲卽梅里之村作新廟以崇  
厥祀使讓德之光復顯於故里旣又念其墟墓凌夷不有  
以識之則人將不知所謂吳王墩者爲誰也適文歸自太  
學乃以謀之郡守連公盛貳守李公渭協心力以經營之  
叔建一亭表於墩小具體制固以瓴石計可垂於永久實

與作廟之意相表裏由是愚夫愚婦皆知吳王墩爲泰伯  
墓矣嗚呼讓人道之所先也始伯之逃止於遜國終以成  
有周之王業又泯其所遜之迹民無得而稱焉故孔子表  
之曰其可謂至德也已蓋君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伯也三讓其固有之國而弗取於商則爲盡義於周則爲  
盡仁用是以開後世遂有壽夢季子之賢荆蠻一變而爲  
諸夏伊誰之力與考泰伯之逃荆蠻實與仲雍同竄雍寓  
蘇州之常熟墓在虞山伯仲事同而德亦同也

西定橋記

秦金

梁清溪在無錫縣城之西澗百餘步當水勢衝漫風雨寒

沮涉者病之其北接運河南通震澤延袤曠直屢有盜患舊常設鍵再葺再壞有議創建石橋以爲民防莫有倡而任之者南安鄭侯普初令是邑聞而往觀卽請於前後巡撫都御史於是北湖侯公位實允其議檄縣計貲厥有成數省齋陳公克宅又令郡守應侯檣覆計惟覈至石江歐陽公鐸遂命以導河夫役銀充之其督理之責則授於縣丞宋會維時兵備憲副李君士允王君儀相繼有事於水利申飭加篤而工用告成其制凡爲洞五高若干尺廣若干尺長若干丈閉以浮柵晝啟夜閉其頂則構亭以便登覽壯偉完固巍然爲一方之望鄭侯名之曰西定堪輿家謂節宣聚氣於人才物產蓋有益云南昌萬侯虞愷來知錫事樂觀厥成乃於橋坡立亭礮石屬予爲記予惟利涉禦盜斯橋之繫於邑治大矣前乎侯者非不知其爲急務也或限於財力之未充或沮於嫌謗之欲避遂因循以至於今是役也明見有斷洞悉民隱周旋規畫俾費不瀆民勞不厲農可謂得從政之體要已良有司因橋之成於一邑當興之利將次第修舉吾於是蓋有餘望焉橋經始於嘉靖丁酉冬十月訖以己亥夏四月爲費白金若干兩有奇者民某塘長某則董作而効勤者也因附書之

昔者其藝是某頃董而收獲者由因相善之  
 漢書西冬十月以口之夏四月為費白金幣千兩  
 同常與志味雜為論學晉故長羅府繪造無餘故  
 後不取與西賄科後短之對更曰且前同因蘇之  
 今令獄好也西風有對焉悉且劉風故賦畫科費不  
 此短則然初代以宋衣更出故赦南之於徵表因  
 無錫金匱縣志卷三十六終

